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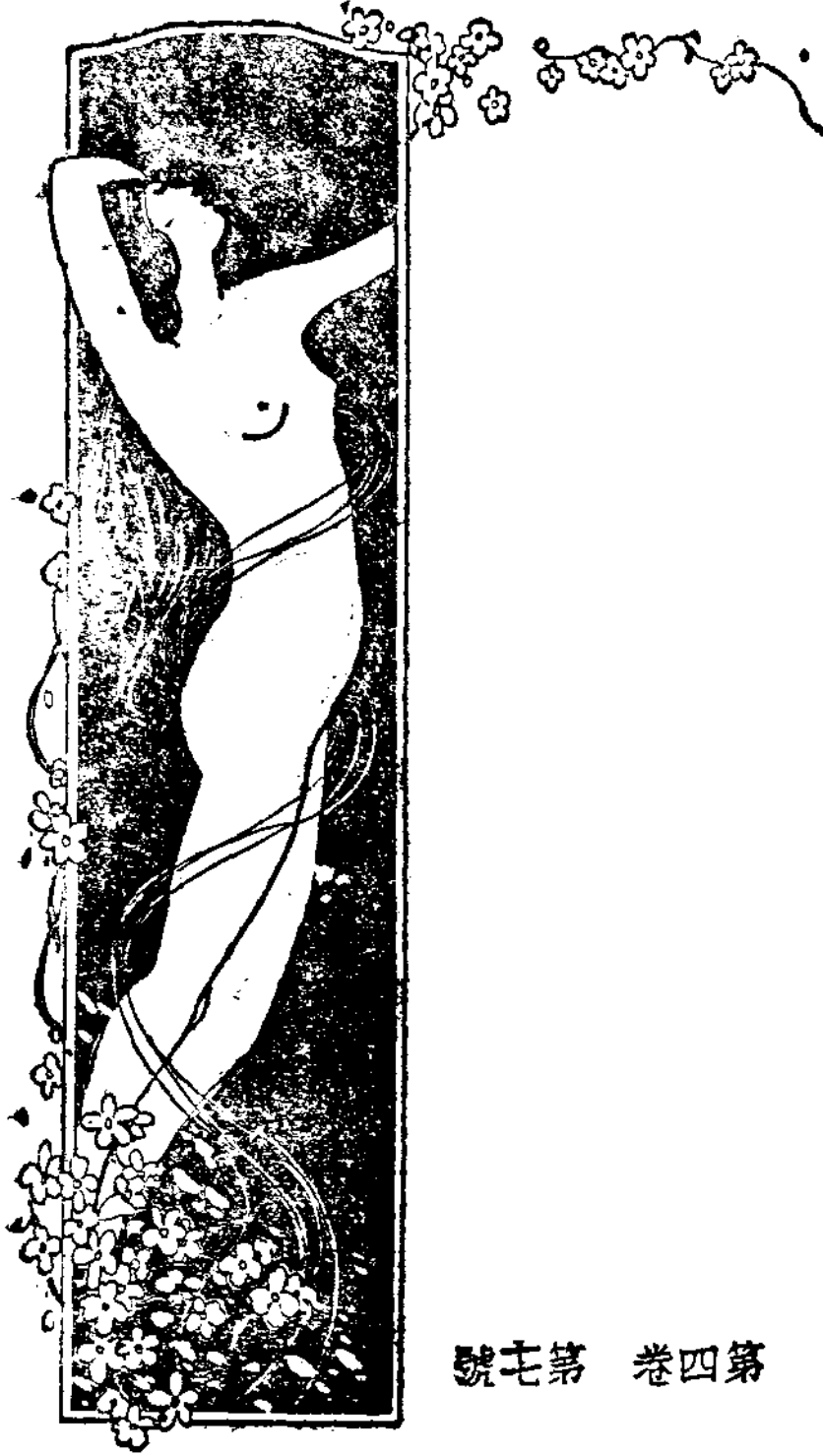
戮

羅

蘭



周瘦鵬主幹



紫
回
維
蘭

上海大東
書局印行

第四卷 第七號

大光明影戲院

◀靜安寺路四十五號爾登跳舞場原址▶

◀電話三三六八——三三六九▶

●開映有聲影戲之宣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之影戲界。爲一大革命之影戲界。樹新旗幟。開新紀元。羣焉趨重於有聲影戲。無聲之影戲。漸成落伍。本院有鑒於此。爰不惜重金。特向美國購得最新式最完備之慕維通有聲機（附維他風）一座。組織極繁複。與前此他家所用者。截然不同。其發音之正確。之優美。之清晰。得未曾有。并已更換特大銀幕。以期盡善。此機之裝置。在上海影戲院中爲開山鼻祖。其精美與偉大。亦可自居首席而無愧色。美國所有最著名之有聲影片。亦已一一在訂購之中。本院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志。將以最良好之有聲影戲貢獻於國人。凡百君子。幸垂察焉。

▲中華民國政府工部局註冊商標

發行所 英租界 重慶路 電話 三五三〇
西拉路 電話 三五三〇

價目 每服壹元正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請認明封袋上良心商標)

東亞病夫

我國素被外人譏笑。謂為東亞病夫。實因我同胞孱弱多病。萎靡不振。遂受此種惡名。亦國恥也。

我華人最易而最多患受之疾病。即肺癆是也。人患肺癆。往往遺傳子孫。綿延勿絕。祀為之斬。一年之中。因此病而致死者。恆數百千萬。豈不令人驚駭。

諸君有愛國之心。欲洗滌國恥乎。欲一雪東亞病夫之惡名乎。則請打倒肺癆。

欲打倒肺癆。最好防患於未然。但現已有無數同胞。不幸而身犯肺癆之病。果有何法以救治之乎。今有一物焉。為打倒肺癆之急先鋒。足制癆菌之致命。即

吐血肺癆藥草

此藥草產自蜀中。採取不易。由本公司獨家精製。專治各種新舊肺癆。以及吐血咳嗽肺炎肺癰等症。屢著神效。並不欺人。有滬上名醫陸士謬先生蔡濟平先生來函證明。且每日接到各處服愈者之來函鳴謝甚多。曾刊日報廣告中。故非他種贗品所可望其項背。病者試服。務請認明良心商標。以及達生字樣。庶不致誤。

▲另有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價目) 每(服一元) 打(十元)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原班回件

上海 孟納拉路(即長浜路) 八二〇至八二二二號 達生國產製藥公司總發行

電話三五五〇七號

內一般動人情敵之社會長篇

荒唐

出版已

本書係用荒唐浪漫之社會為背景

一宣布浪子蕩婦踰檢蕩閑種種秘密

運筆清靈 宛如紗籠模特兒

叙事艷膩 肉香四溢 桃源路隱約可見

書中披露荒唐男女奇事百數十件 件件驚心動目為人意思所不到



鄭重警告 三十歲以下男子血氣方剛火氣未脫 易於興奮不許讀荒唐唐觀及荒唐大觀

三十萬言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四角附贈 五彩荒唐 社會寫真 四十八幅

行銷巨萬現已三版將次售完之

荒唐大觀

內容專述

海外各國荒唐奇蹟 現代社會浪漫生活 跳舞場中法門訣竅 兩性戀愛步驟訣門 同性戀愛樂趣目的 嫖賭喫着大小門鑑 各處各地嫖風嫖規 上下三等嫖法嫖例 賭博均中秘器黑幕 浪蕩子弟墜落實況 二十萬言四大厚冊 裝一錦盒定價三元 特價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文通路九十八號 玫瑰書店發行

蓓開唱片

牧童哥說：
蓓開唱片，
音準質美，
足當
無雙之譽。



號六六 司公片唱開蓓海上 路川四

看戲與吃菜

看戲樂事也吃菜亦樂事也。
 但戲無精彩則無興菜無精彩則無味。
 菜之精彩為何物？
 此無他，
 味之素耳。

調味
 精粉



(味之素)

味の素

金陵酒家開幕

▲粵菜大王 一時無兩▼

本酒家肴饌之精。裝修之美。獨冠全滬。地點在愛多亞路西新橋轉角大世界東首。交通極便。內有紫羅蘭廳等精室二十餘間。舒適無比。家具全用紅木柚木。足壯觀瞻。銀器牙箸。無不具備。大宴小吃。各極其宜。特以重金聘請粵中名廚。潔治佳肴。所有太牢食品。龍鳳相會。以及種種美味時菜。中西名酒。皆能令人百試不厭。取價特別從廉。一律以小洋計算。價廉物美。名實相副。謂為粵菜大王。誰曰不宜。凡百君子。幸各聯袂偕來。一嘗試之。

愛多亞路
大世界東
金陵酒家敬啓

紫羅蘭第四卷第十七號目次

銅圖

笑

丁祖望攝

奕

丁悚攝

數學專家李常覺君與丁慕琴畫師

之女一英

美人峯

凌桂青攝

文昌閣

凌桂青攝

文姬偃夢圖

嶺南王蘊華
石胡和石如合作

文字

鴻雪因緣……………呂碧城女士

春之痕……………唐梅溪

酒媒……………王梅魂

你的弟與妹……………張慧劍

山中雜記……………蔣晴韻

等……………胡翔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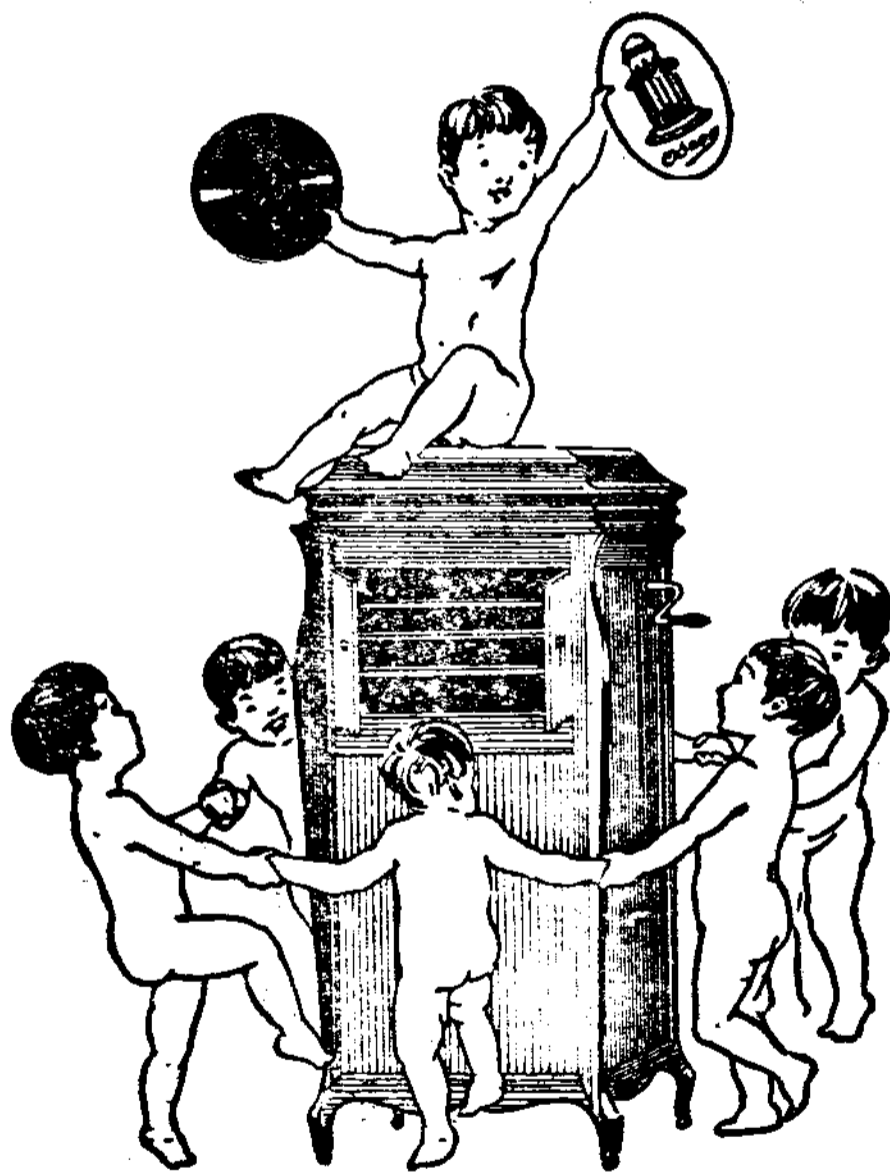


(二) 紫羅蘭第四卷第七十號目次

- 祇穿一天的旗衫……………范菊高
- 雪窗紀俠……………楊劍花
- 銀海明星……………朱玃
- 紫蘭女俠……………漱六山房
- 第十七回 逐孺娘當頭飛白刃
 陽雄師赤手奪羣矛
- 方多麥士傳……………張碧梧
- 第二十七回 凶犯重來心機枉費
 奇峯再起口舌徒勞
-
- 婦女之樂園
- 兩幅早起的寫真……………佩玉女士
- 戀愛哲學……………張嬭女士
- 楊了公軼聞……………綺華女士
- 勝利……………綺城女士
- 佛妻……………茅青女士
- 可怖的一幕……………懿新女士
- 美人與金錢……………恨波女士
- 蓮花落攷源……………瓊瑤女士
- 寂寞……………琵琶女士

高亭唱片為家庭中唯一恩物

高亭唱片行
銷全國
邇皆知
收諸名伶
手名曲
不調高響
之歷庭中
心悅耳
悶消愁
家不誠
備之恩物也





本公司所製新裝
為中國婦女服飾之源泉

創中國未來的美的裝束

上海靜安寺路
斜橋總
會對面

雲裳公司

上海唯一婦女服裝商店

化痰止咳

藥力潤而不霸

助肺呼吸香膠

功能化痰止咳，藥力潤而不霸。

肺臟嬌嫩，最忌咳喘，
蓋咳喘時肺葉大受摧殘，
肺葉傷，肺癆乃成！
惟咳嗽實由積痰之患，
滅痰潤肺，咳嗽自愈；

並非強制阻咳，取效一時，乃是滅痰潤肺，永遠除根，為治咳藥中，最王道之品，痰飲氣喘，亦有顯著之效，耐心服食，肺部頑痰絕跡，肺體清潔，呼吸暢利，雖致命肺癆，亦可挽救垂危，奇效如神，立試立驗。
每盒二元 每打二十元

第一支店天后宮橋 第二支店北四川路

上海四馬路五洲藥房發行

各省分行及國內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全球
聞名

獅力牌牛肉汁

滋補
大王

四時
常服
卻病

功邁參苓

延年



涓涓數滴

男女
老幼
人人

皆

宜

請認明三角瓶

一經試服
便知功效

此汁係用最科學方法提煉凡牛肉
所包之精華均經提出富有維他命
蛋白質等生精活素清潔精良為世界
各名醫及各大大醫院所稱譽

增精益髓
長肌肉
補腦生血
健身體

培補先天不足
少年人服此
壯筋骨強健
力後天之發育
及滋補病後
失調虧弱等症
尤有非常之
效果

質精不燥
滋補之王

價目每瓶一元七角五分
每打十七元五角
遠道函購
不加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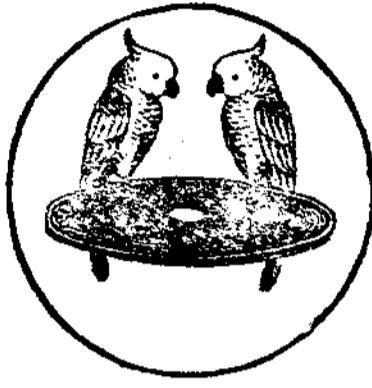
上海同孚路
華達藥行
大藥廠監製
全球歡迎

上海英華
新先施永安
華各大大公司
均有分售
歡迎外埠
批發詳章
函索即寄

請購 大中華 唱片

提倡國貨免致利權外溢

大連灣路百零一號皮



電話標號 東一七三號

請購 大中華 唱片

大中華唱片清而朗

無線電收音精且良

出品神速質耐久唱

選戲慎密萃伶所長

一元二角紅片一張

價廉物美譽騰華洋

國貨唱片只大中華一家

三家書局 文明書局 中華公司 經理處 本埠經銷

售本埠先施

永安新麗華及各

唱片公司

（注意）紅皮係由小調及名曲及名人講片係由黎明之歌舞公司發行



上海培生製藥公司發行的根本療肺聖藥

益金草

經中央
衛生試
驗所化
驗證明

功效

潤肺 補肺 殺菌 止血 化痰
止咳 活血 補腎 順氣 平喘

以上各種功效
服後立見多服
數劑無不斷根

價目

每服大洋壹元貳角
每打大洋拾貳元

外埠函購
寄費加一

詳細說明
函索即寄

發行所

地址上海南市中華路第二〇三號
電話南市第一三四九號

製藥處

地址上海小西門吾園街第一一七號
電話南市第四一六號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香牌
囍
廳



笑

丁祖望攝

奕

與君覺常李家專學數

英一女之師畫琴慕丁

攝棟丁



美人峯

在吳興晟舍鎮

凌桂青攝



文昌閣

在吳興晟舍鎮

凌桂青攝



文姬復夢圖

嶺南王蘊華

西湖申石伽合作

文姬復夢圖

夜得心寬平不到古園惟憐花綠故風此發
惟有美人香巧 上夜得入魂昔嘆之官 點墨
小畫中前題者一題法也 西湖申石伽
疏隔先十夜夜也 嶺南王蘊華 申石伽



黃文暢著
胡適序

海內唯一孤本

曲海總目提要

上海
大東書局
發行

可作戲劇看

本書集歷代劇
墨名家之心血
，蔚為大觀，
舉凡宋金元明
之曲劇，無不
收羅完全。即
近代名伶所編
之新劇，亦多
以此為藍本，
故此書實為古
今戲劇之淵海
，讀此，不啻
觀九百六十齣
名劇於紅氍毹
畔矣。

可作小說讀

本書行文佈局
，宛然說部，
然去蕪存菁集
其大成，則為
任何說部所不
及，蓋其精警
處，悉由名人
點染，幻作奇
文，一段有一
段之神髓，一
事有一事之精
采，讀之如哀
梨鏡爽，可泣
可歌，有小說
癖者盡備之。

編劇家的良友

編劇一事，非
情詞俱勝不為
着手，本書收
羅宏富，世無
其匹，且皆為
精心結構之作
，故無論崑雜
亂彈，均可採
影，稍加損益
，稍加損益，
便成轟動全國
之名劇，編劇
家得此，則可
手得心應，其
利便為何如。

收藏家的善本

本書手稿孤傳
，已逾百載，
瑰珠綴玉，淹
有衆長，胡適
博士序中有云
。『……這部
書出版後，收
藏家與文學史
家可以得看不
少的指導。』
由此可知此書
實為文藝上之
重要位置，而
為收藏家唯一
之新生命也。

四大特色

全書十六册江南連
史精印 價十六元
實售九元六角

當夫風雨凄凄之際足下清導丸之需要較之平時
 更為急切因患肝陽便秘者最易受寒苟不時服用
 清導丸以調劑其腸胃則大解時行血行無阻雖苦
 雨淒風亦無異堯天舜日矣

安徽徐寨橋郵局王君心誠來書云「鄙人常患便

風雨

凄凄



秘以致身體虛弱精神困頓屢醫無效後試服清導

丸漸見便利神清身體亦日臻強健感感」

清導丸每瓶六角六瓶三元郵費免收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安徽正陽關裕興合綢莊萬君實君來書云「鄙人
 日前試用如意膏見其功效安速無比潤膚消毒止
 癢生肌無不樣樣如意小兒冠羣皮膚濕熱今春大
 發遍身赤癩痛癢難當中西各藥遍試無效後用如
 意膏未及半而所患若失戚友中有患瘡瘍燒燙諸

樣樣

如意



症敷以此膏亦應手奏效如意膏之名信不虛矣」

價目每匣大洋六角每六匣三元郵力在內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

生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銀 屏 詞

• 袖銀。	• 窄深。
煎疎屏特吹	澹銀深半斗
茶備半地緊	□涼屏玉禪帳
。酒面挑玉南。	小指綠欲南
約力遮燈塵鄉	簾洞長雲温鄉
略除。思沙子	幕房。無香子
蘭。好。、風。	。意。池
陰怪風夢兩	高折斜縮上
露底急。梨三吳雁梅又思冰李	斷待日。量紋
髻小噤歸花三承行花西量。樓雯	。黃。翠上
。呼鴉。可影。影。翠上	。瘦匿袖霜
不。應翠惜斜	



美國諷刺畫
古代子女與現代子女之愛畜



義人之親善



凡巨埠車站。車輛甚多。搭客須認明

無誤。免入歧途。予登車後。持券示他客。詢

此車是否往佛勞蘭斯者。答曰昔昔。此為

予第一次聞義大利語。猶英語中之也斯。

座客甚滿。予幸分得一席。然嫌擁擠。僅置小

件於坐處。如帽或傘等。以保守此位。（此為一

歐俗。後至之客。見有物在。則不佔取其位。

）已則立於廂門外。憑窗眺景。諸客時啓罐貯

食品。輒呼予同食。予不欲拂其意。勉取少許

。讀者須知。凡舟車中。慎勿輕受不相識者之

煙茶食品。防匪徒暗置悶藥。以盜財物。然予

探知彼等皆良民。故敢納之。晚七時。抵波羅

納。Bjorna 予知抵佛勞蘭斯。當在十一點三刻。夜深諸多不便。莫如於波羅納下車一宿。可於次晨登他車往佛勞蘭斯。較爲安適。予所執爲通票。固不限定原車也。計決。乃向諸客告辭。顧衆阻予勿下。謂此處並非佛勞蘭斯。予解彼等之意。但彼等不解予意。方言互異。無法說明。惟有笑謝之。而強自下車。彼等急覓一譯員來。其人爲伶敏少年。著制服。冠上標有英文之鐵路翻譯等字。予始獲說明己意。彼甚贊成。乃導予至車站左近之旅館。彼詢予國籍。答以中華。彼曰。汝貌甚佳。頗似歐人。不類華人。予思此少年。未必曾到遠東。竟臆斷謂華人貌皆惡劣。必聞諸謠傳。或見之滑稽圖畫耳。予所賃室寬大。較賃之巨埠者。不啻倍蓰。而價僅及半。且得早爲安息。免深夜旅行之苦。比夕未往佛勞蘭斯。自幸得計。該寓與餐館毘連。卽往進膳。索熱牛乳。侍者不解英語。試以法語。亦不解。予乃取片紙畫一牛。復取杯作飲狀。彼始領悟。予游歐洲。以手勢代言語。其用較廣。真所謂啞旅行也。

次 日晨起往車站待車。見廣告欄內。(即告示牌)插有圖畫一幅。似由像片印刷者。其畫為中西人雜立。憑木柵聚觀。華人戴瓜皮帽。婦女則梳上海髻。註有義大利文字。果爲何事。何故懸示於此。殊所不解。旋見昨之譯員前來向予道晨安。並導予登車暨購餐券。惜予未詢彼。該圖書爲何事。蓋恩忙中。未暇憶及也。

□花城

佛 勞蘭斯。Florence 別號花城。City of Flowers 義文之名。則爲斐蘭斯。Firenze 位於愛爾瑙 Arno 山谷之間。富於圖畫及雕刻品。以美術淵藪著名於世界者。原有二城。亞然斯 Athens 及斐蘭斯是也。古之亞然斯。已成陳跡。今惟斐蘭斯獨著名於義大利境。而大美術家詩家。如丹特。Dante 派他。Petrarch 鮑家西。Boocaccio 加立利奧。Galileo 密且安吉婁。Michael Angelo 里昂納斗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班維納頭西立尼。Benvenuto Cellini 安德薩頭。Andrea del Sarto 等。皆誕生於此。

圖 畫院最著者。爲幽斐斯。Ditch Gallery 並附屬一小者。Pitts Gallery。內儲油畫及石像極夥。皆名雋之品。美術家多攜器具。前往臨摹。任游客佇觀。彼等夷然作繪。一女畫家。且告予。彼所繪者。爲拿坡倫之妹云。

麥 迪西寺。Medici Chapel 建築壯麗。爲麥迪西大公 Grand Duke Medici 之舊邸。造於一六〇四年。糜金一百萬鎊。麥氏家族。皆列裸體石像。尸棺卽瘞其下。壁柱皆天然彩石。鏤金嵌玉。室頂作圓穹形。精繪宗教及戰史。栩栩如生。試拂去壁塵。則各畫歷歷返映於壁。蓋石壁摩擦極光滑。無異明鏡。此宅外形樸質殘缺。爲土堡。游者身入其中。方爲驚愕贊歎。蓋聚瑰寶而成於鬼斧神工之名手。光采隱鑠於古氣陰森中。令人生異感。以北京之宮陵較之。瞠乎後矣。

此 城刻石之工。尤爲精絕。予曾游其工廠。廠內聚各種天然彩石。先繪彩色人物花卉等爲標本。然後刻石嵌成。彷彿吾國之景泰藍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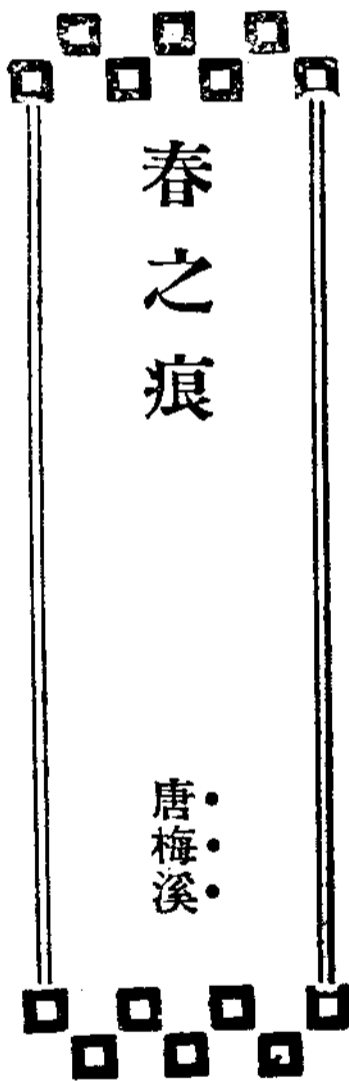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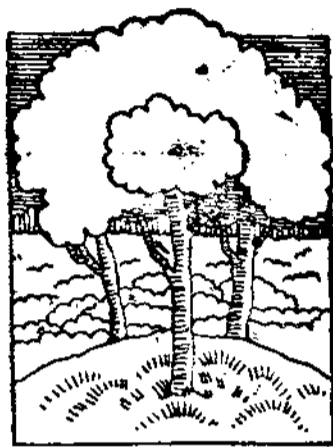
惟深淺凸凹。陰陽向背。儼然如生。與照像無異。試觀其背面。則針鋒參錯。聚千百碎片而成。蓋必選配色澤。使融合無間。而不用人工之染。必天然物材之富。益以工藝之精。方克成之。可任意洗滌。色采永無褪化之虞。方製一王后像。明珠翠羽。流眄生姿。筆繪尙難。况成於嵌石乎。

城 外有村近海曰匹薩。Pisa建有欹塔。Leaning Tower 亦著名之作。塔共八層。故作欹斜欲倒之勢。觀者以爲危也。然穩妥而不傾圮。予因路遠未曾往觀。但見其照像耳。

□三笑

予 雖孤蹤踽踽。每自成欣賞。笑口常開。抵佛勞蘭斯之次晨。計半日間。曾嘔噓三次。往萬國轉運公司。就一職員詢事。時忽來一媪。向該員咆哮。出示一紙。謂被所誤。該員接閱之。謂此字非其所書。與己無涉。媪遲疑曰。其人貌與汝相似。或卽是汝。衆爲鬨笑。予亦捧腹。

次往柯克公司取錢。職員某。書一支票。字甚密滿。蓋照例註明某銀行所發。款數。日期等。予因所支之數甚小。故不注意。惟見有二百十九等字。予遂簽名。該員給義幣二百十七枚。謂此係今日市價。予曰不可。因予已簽名收到二百十九枚。必須如數與我。汝既誤寫。汝自負責。該員笑曰。二百十九。乃支票號碼。並非錢數。予視之果然。乃大笑。復往他部詢事畢。偶睹該員。方理籍冊。而仍匿笑。予詰之曰。此等細故。何久笑不已。彼愈笑不可忍。遂相與再笑而罷。予購券加入該公司之游覽隊。每四人一組。雙馬駕車。約四五輛。以一人統導之。衆皆獲座。予獨落伍。甚甚。繞行該事務所頓足詰責。職員等笑領予至門外覓車。統導人曰。勿躁。自有道理。旋示予一獨馬之車。予拒之曰。衆皆乘雙馬之車。何予獨異。彼曰。此車只某君與汝二人乘之。汝得一男伴。不較勝多一馬乎。衆復大笑。所謂男伴。乃一英人。已授臂挽予登車。未便拒却。相將就座。是日所游之處。風景平常。不若統導人侈誇之甚。惟曾大笑三次。較爲愉快耳。



一年之中，有多少時間是春天？

人類生命的存在，又能有多少次「春」之循環與消磨？而各箇人的生活的方式，除了快樂——苦悶兩種的湊合外，又還有甚麼？

一切的感召，從人生有了知覺的時候，都能一一的在自己的腦膜上刻着麼？恐怕便是在你當時的環境中，自己以為是雋永的，有味的，也不過只有短促的時間，為你的生命所欣賞！

而一剎那間的流轉，也正如「春」之殞落，渺無痕迹，可以使你追回得來的。

這能否不值得把它記了下來，儘管，還有那許許多多不值得的！

——凍瘡——

——片段的楔子

兩支腳上忽然生起凍瘡來，沒有幾天，便由紅腫而至於潰爛。

母親比我自己還著急，從凍瘡爛了的那天起，伊只有一顆熱盼着我的凍瘡快好了的心。

「可憐啊！好一點麼？我想着能替你分些痛！」

每天夜裏，母親替我換着新的藥，用洗淨的布條把那爛了的瘡口包紮的時候，總要這樣說着，同時，伊的臉上，從那已經皺了的眼角中，透出一種慈祥的光，像又憂心着似的。

不知爲甚麼，會使我的痛苦減退了，會使我的呻吟消失了。

唔！母親的愛，是何等的偉大！

人世間的愛，又誰有能如母親的愛的永久，而且始終不渝的呢？

——劇場散後——

大約是午後六點鐘，一家劇場散了。

一箇老頭——只有半截破了的單衣服披着他的右臂，兩條腿是由牆上撕下來的廣告紙纏住的，那鬚邊的亂髮，和頰上的垢鬚，已經糾纏得不清；但是，銀樣的顏色，映着那骯髒的胸膛，卻顯得分外的白。

他張望着人叢中擠出來的一位身軀高大，而且，肥碩的男人，緊緊尾着他的後面：

「爺爺！發財的爺爺！您賞我一箇大錢！我是一箇廢物了，爺爺！——您可憐……可憐我……！賞我一箇大……！」

那位身軀高大的男人，一逕向着前走，很迅速地向着前走；他全軀載着的衣服，似把他捆壓得很笨重了，然而，他那整箇的頭，像還想着鑽進他那衣服外面罩着的一件皮大衣裏面去。這是從他那聳起的肩頭，顯然見得到的。

還有一條毛茸茸的圍巾，把他的半箇臉龐護着，他的視線，也許不容易看得見在他身邊尾着的一件甚麼！

唉！那老頭的聲音，雖然有力，又怎能衝破了蒙蔽着他耳邊的一道高嶺呢？社會啊！社會的組織，與所遇到的運命，墮落？

人間萬有的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豈是果真注定了麼？

——熟睡的乍醒——

大地上的一切，已經是同於靜默的午夜。

人在甜睡正熟的時候，偶然，被一種響動的聲音驚醒了。

一箇人躺在牀上，該會使你在剎那間的腦膜上，浮到你過去的懷欣，也許是失意？雖然

在白日間的時候，這種印象，你似已經淡忘了，或者，簡直沒有那一箇舊的痕跡了，然而，在這時候，——熟睡的乍醒，會使你記起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你的身軀是躺在那冷清清的午夜的靜默中，覺得有一種酸素的原質，會從你的心底，迸出了幾點熱情的泪，這是神經安慰着你？嘲笑着你？

還有那未來的希冀，潛伏在你的血管裏，同時激動起來！

呀！這熟睡的乍醒，午夜的時候，是多麼的神秘啊！

芸芸的衆生，誰可以解決了這乍醒的紛紜？

——南雲縹緲——

欽慕著周瘦鵑先生，只有從先生的著作裏想像出一箇丰采懷念在心底。那時我還在天津，如今回首已是十年了！

因為吃飯的問題，從這箇地方，跑到那箇地方，從這箇海島，渡到那箇海島，也會經過上海好幾次，卻不知錯過了許多要見的機會。

一直到去年（民十八）夏季的一天，算是把十年來欽慕着的一顆心達到了，在申報館，見着先生。可是，我滿心要傾吐的話，不知爲甚麼，反而，見了先生的面，吃吃格格吐不出來

了；唉！這是我懷慕的過分，還是我心理的靦覷！只有一箇印象是——先生和藹的光儀，與親切的教益，卻使我很深刻的領受了，永遠不會忘記的。

然而，不久，人車的驅道，與命運的煎迫，又逼着我匆忽的踏上征途了！

在我意料之外，想不到同年我又會回轉上海，時節卻是深冬了！

記是一箇休假日的清晨，我跑到先生的家裏去，還瞻仰了一回紫羅蘭畫，我是多麼的幸運！

這一次，我說的話，真教饒舌了，臨別的時候，先生送我出來，笑吟吟地說：「這真是不遠千里而來！」（因為我那時是住在滬西安南路）

同時我也笑了。

飄忽的聚會，瞥眼已成陳迹，現在，我又來到北平。

南雲縹緲，徒增夢結，然而，我又安得時在夢裏？！

——因為——

因 爲宛認識竹筠。

見着伊的第一次，便是在宛處，只從伊那片面率真的談話，和一副大方的舉止，就知道伊

是一位意志堅毅的人了。

過了一天，伊擎來一箇象牙章請我刻伊的芳名，我問伊：

「怎樣知道我會刻呢？」

雖然伊無言向我笑了，我卻猜到一定是宛告訴伊的。

「我不喜權竹筠這兩箇字，請您另給我改一箇吧！」

伊走的時候，叮囑我這一句話，然而，從伊擎章來，整整攔了二箇多月，我才刻好了，還是不會替伊想出一箇新款合伊心意的名字，唉！一生犯的大病，便是一箇「癩」字，又何止負伊一人這次的委託呢？我啊——應當如何懺悔？

伊喜懂藝術，尤其愛新劇的創作。

伊曾加入××社，而且，演過好幾回，因為扮××劇裏的一箇瘋婦，表情很是熱烈，深得觀者的讚美，而一方面，竟遭了家庭的反對，並且，剝奪了伊的自由，然而，伊只熱緊着伊的天才次第的發展，藝術一日的成功，似有一顆燦爛的明星在伊的前途指引着。

同時，也有一般人憐憫着伊，但是，伊這樣的答謝他們：

「希望得人的憐憫，一切的事，結果是不會有勝利的！」

——除夕——

大哥的薪水，雖然已經欠發了兩個多月，但是，東挪西湊，還是買了許多東西，點綴了一年最末的這一箇晚上——除夕——有紅的燈點着，綠的酒斟着，香的肉燒着。

母親燃熏着松枝。四間屋滲透了濃密的香氣，爆竹的聲音，騰沸的憤潮，從渺茫的空間傳到我們的耳裏。

「你們都喝一杯酒，祝你們明年到頭，不會遇到苦惱的事！」

母親戀婪地說，我們都深深地受了感動，一氣喝完了一杯酒，母親的笑影滿佈在臉上。

我吃着我愛的菜蔬，是母親煮的白菜，從菜心裏咀嚼出來的一種鮮美的甜質，我感到一種不可言語的情緒，同時，我也覺得每個人在他的內心，有他所渴想與世人同享的一箇幸福的世界，如同今晚上有親愛的人團聚一樣的快樂！

「小哥！去年你今天在南京，想不到今年你會到北平了！」

妹妹開始說出一句話，不時把眼睛溫柔地，看着我。

「你在字典中察得見咧，妹妹！有一箇「聚」字，也有一箇「散」字的，不過，狡猾的命運，必分在快樂的酒杯裏，投下些苦汁了！」

母親臉上喜愉的光，似有一點鬱悶的透示，我的話也被大哥岔開了：

「弟弟！我倆來猜拳，喝一箇痛快，你還記得六年前的一晚上麼？」

「記得的，但是……啊……」

我沒有說出來，便和大哥猜起拳來了，我們的聲音很大，大哥連輸我五拳，小韓（是我們僱的一箇童僕）立在窗戶邊，做出一種奇異的模樣，兩支眼珠一動不動的瞅着大哥，像要突了出來似的。

末了的一拳，我輸了，大哥高興得跳起來：

「你們沒有嘗過輸了的失意，那裏曉得贏這一拳的快樂！……快喝……快喝弟弟！」

「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啊！」我心裏想着「也正如不會別離過的人，怎知道聚處的甜蜜呢？」

— C 和 A —

C和A非常的要好，A是一箇沒有父母與些微資產的女子，C卻是一舉一動都是很修飾的，很華貴的，因此，沒有多少時候，A也是一舉一動都與C一樣了。

A所經歷過去的生活的衝動，——只有感到難堪的孤獨與飄零，然而，C結婚後，一切的苦悶與不安，都會消磨在伊自己的心裏了！

「C是我的知己，我的身世，只有C知道！」

A每每對着別人這樣自慰著，同時說的時候，總會表現出一種活潑的姿勢。本來C也是一箇女子啊！這不僅A的觀察中，覺得C是一位和善的，溫柔的，而且博愛的人啊。

★

★

★

★

★

一天：

××旅社的××號房間裏，C和A在著，貼鄰的一間，卻是C的父親一箇人，在凝聽著甚麼似的，據說他還是信仰××教的一箇教徒（？）

「怎樣？」C問着A，似已耐不住那長久的沈默了。

「……」

「妹妹！怎樣？」

「……」

「請你開了口啊！」

「甚麼？」

「剛才說的事！」

「不知道！」

「是你自己的事，不知道？」

「……」

「你說啊！」

「我……求你不要提它……如果你是真愛我！」

「不要提它？可是，我要到T埠去了，就只等着解決它！」

「好！……就請你解決！」

「不要這樣，妹妹！我的父親，你已同他到過電影院……跳舞場多次了，不見得他有一次違過你的意思，伊（C指自己的母親）雖是來了，我相信伊不會欺負你，我還始終是愛護你……」

「愛護我？」

「唉！是了，你不會相信，現在，這些，就是保證，我父親都叫我交給你：」C一發取出一大疊花花綠綠的債券和股票來。

「這……還有那……」

「甚麼？是不是條件，他都樣樣答應你！」

「他，只有一箇伊！」

「你爲甚麼又突然問這箇？」

「沒有關係，我要問的！」

「只有伊！」

「當真？」

「唔……」

「你說明白呀！」

「那是決不會再有的事，我也相信他！」

「這就夠難的了！」

「名分有甚麼可貴？」

「假如你當着呢？」

「你，你別管那些，……我只聽你一句話！」C向A跪下了。

「這是爲甚麼？」

「……」C而且哭了。

「爲甚麼要這樣？」

「我只要求你允許，我才起來！」

「還有很長的時間，不可以說麼？」

「你難道不知我後天放洋？」

「和C決絕？是可能的事！但是，決絕後，生命的危險，或者自己的名譽，更因此而斷送！」A在心裏想着：「雖然他的年紀已經五十幾歲了，但是，物質上的優厚，產業上的分潤，無論到了甚麼地方，都可以增高自己的尊榮，誰敢說我是……？」A只說出這樣一句：

「我真是為你犧牲！」

同時一聲曼長的歎息，從伊脣端裏響應着。

——白塔山上——

太陽光已經滿了空間。

這是十九年二月裏在北平最溫和的一天，我和懿吃過早飯，大約才十一點鐘，我們便跑到北海公園裏去。

空氣是何等的清潔！朝曦瀉到我們的背上，有如加了一件毛織的內衣，炙熱了我們的靈府。密密的松柏叢，似換了它們各箇死寂的神氣，發出新生的光彩來，從那一枝枝上太陽光所

映照得到的地方。

遊人是如此的稀少，也許有一部份還在高臥着，不會知道上帝給與偉大的自然和幸福，是在人類所少到的境界！

我們從永安寺一直跑上白塔山頂，頂上的銅亭壁上鑲着的五百多尊佛像，似都一箇箇展出笑靨來歡迎，故宮的全景，就在我們的腳底，還有層層櫺比着看不出邊際的房屋，我的環境，是多麼的凌空！我的心志，是感到如何的偉大！

踱過般若臺又跑到交翠亭，走在重重疊疊的曲徑上，看不見我們的身影，巖石上的蒼苔，永遠是發出深碧的顏色來，空間沒有一點聲音的流響，我們的心中，也似沒有一件甚麼事的影，浮到上面，只是覺得一陣冷然，寂然，靜然，定然。

「驀地一種聲浪，衝破了冷寂的空氣，懿指着許多人影：

「你瞧！他們在滑冰，快去看去！」

到了××軒，男的女的，真多啊，他們像都是學生，懿很興奮地說：

「唔！學校時代的生活，是多麼的有趣啊！」

有人說：「人們的感情之流，最容易為外界的景物所轉移而吸引。」又有的說：「世界全是裝在一箇客觀的鏡中，甚而至於止有外來的物象，與景色的吸收，而少有自我之力的發伸

與融合。」

這是不是有經驗的話，我將永遠抱一箇「？」的符號埋向墓中去！



酒 媒

王·梅·璩



若自加誦迪之爲愈也。十七歲時外祖母患病幾殆，調養半年餘。始復元。慘然謂湘娥曰。老

酒

之爲禍烈矣。小則貽誚於賓筵。大且危亡而莫救。然事

有不能一概論者。近在杭州於觴豆之間。得覩一雙兩好之賢梁孟。年
 齊花信。貌并瓊枝。夫陸氏。字宗游。婦韓氏。字湘娥。皆能飲。皆
 不狂飲。而談吐清雅。不蔓不支。余經主人之介紹。問答逾時。歎曰
 • 大千世界。儘多連理枝。而求其才貌風度銖兩悉稱如此者。百不得
 一。不知月下老人。如何精心構合。乃成此寶貴之良緣也。主人笑曰
 • 如意郎君。湘娥自擇之。所假手爲媒灼者。非月老。盞杯中物也。
 座客有知之者。同聲證其非妄。余請其說。湘娥頰微暈。阻使勿言。

◁ 一 ▷

謂往事陳舊。何必重題。一客朱姓者。不待主人啓齒。滔滔汨汨。盡
 宣其蘊。是其自由而不失於正。且具有鑒人之特識者。陸韓二氏皆家
 於浙之海鹽。湘娥幼失怙恃。兄非同母。嫂亦尋常人。不能特別以青
 眼加於小姑。湘娥一歲之中。居外家之日多。外祖母悼亡女以及外孫
 女。授以詩書。課以普通之英算。不令入學校。以僻邑教育幼稚。不

酒

婦一旦物故。誰念汝終身。自今日始。汝其自擇良匹而決之於我。於是就所居之西偏。闢一精舍。使湘娥招親友中女伴。作圍碁象碁諸戲。間亦擊乒乓球。而女伴之兄若弟並許參加。明以爲課餘之游藝。隱以寓屏選之深心。荏苒一年。都無可取者。一日。湘娥赴表嫂任氏之招。歸告外祖母曰。甚矣。酒之能見性真也。表嫂有外弟龐青甫。恂恂儒雅。口無失言。已近一年。從未見改常態。今日竟爲酒困。言動之間。佻達躁妄。盡見於面而盡於背矣。外祖母未有言。而舅父雲章則大喜。且曰。吾固豪於飲。酒友甚多。當一一使呈酒德。爲吾甥一鑒別之也。旣而湘娥擇木之事。稍稍聞於外。展轉傳言。又知以酒爲試金石也。有酒人李松山者。來往

媒

於嘉興吳興間。偶聞其事。急於自媒。欲因友人張少拊以介紹於雲章。請登堂而角飲。書未發。會雲章與妻江氏。挈湘娥游西子湖。假館於湖濱旅舍。江氏故西子湖頭人也。鄉人庸集。日載榼行酒。而陸子宗游。遂得於樽俎間。蒙美人之青眼。初湘娥於舅氏諸酒徒得二人焉。一曰劉龍賓。一曰臧竹禪。竹禪亦雲章內家姻戚。雲章爲母稱觴。坐客皆醉。惟竹禪飲獨多。而神志不淆。酒後且尋不善飲之客圍棋一局。龍賓則未飲時恂恂如處子。醉後議論伉直。眉宇間時露英爽氣。而不狂不妄。無佞佞舞態。雲章嘗問湘娥。斯二人者。甥意云何。湘娥不答。周問之。外祖母與始江氏。更私詰焉。湘娥笑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意蓋謂竹禪之修

飾。不及龍賓之自然。及見宗游之飲。即又曰。修飾者無論矣。即所謂自然者。亦故作自然耳。相間其去。曾幾何哉。朱姓客述至此。梅璩請稍休。願湘娥自述賞鑑之微。又請宗游報告醉鄉奪標之經過。初皆笑而不語。繼而宗游曰。莫之致而致耳。更舉酒以屬湘娥曰。雅人韻事。以歡伯締良緣。真千秋佳話也。人述之。固不及自述之趣。湘娥齒粲曰。婚三年矣。即言之。亦有何難。但明日黃花。不及時哉之可述。請爲諸君言宗游近日之酒德。何如。宗游止之以目。而湘娥不顧也。蓋一星過前。曾於友人處醉後誤認女客作山荆。絮絮述當日酒媒故事也。聞者鼓掌。而朱姓客則又繼續談陳迹。謂宗游量本不至絕洪。當時飲亦薄醉。人視之無奇。

湘娥以爲飲不強求。自勝。醉不加以矜持。以是爲天真。以是爲嘉耦。其尤當於芳心者。則方飲時。人語之曰。慎哉此飲。笑不答。而飲微酣時。人又語之曰。慎哉此醉。亦笑不答。既有醉色。笑言啞啞。人更惕之曰。今日之酒何爲而飲也。奈何不自慎。宗游曰。吾酒德僅若是耳。追憶其他。湘娥以爲右軍之坦腹食胡麻餅。不多讓矣。衆聞之。各以酒賀兩人。主人且曰。而今而後。青州從事。又兼攝氤氳使頭銜也。湘娥又云。表妹吳裳錦承舅氏家傳。能飲一斗。今已待人而事。琴瑟之間。終日沉糟。衆問其塔誰也。宗游僂言曰。酒人李松山耳。松山來我岳家。吾儕婚約已定。然彼則曰。得失何常。旣來之。不可不一饒塊壘。乃豪飲之下。自

媒

酒

申酉以迄夜分。盡無算爵。湛然如平時。吾
妻憐之。言於舅。館於貳寶。成裘錦之良緣

• 是又一酒媒也 •





你的弟與妹

張慧劍

朋友：

因為有些事要報告與你，我寫了這一封信。你以前的來信，總是懇定的諄囑我，教我寫信時要用非常忠實的態度，不管什麼使你難受的事，都不要瞞你，這是多麼的磨苦我呵！這箇使命，簡直磨苦得我天天要和良心在激戰。實在的，報告與你的事，能有幾件使你聽了不難受的呢？

令弟在三天以前的晚上，大約已是十點鐘過後，他來了！那一晚剛是下過雪不上兩天，天氣的冷，把盃裏剩餘的茶都結成了茶冰，我怕冷怕得幾乎有一箇星期沒敢出門，而他從南京跑到上海來了！他只穿了一件夾袍子，袍子外又加了一件袍罩，頸子上圍了一箇圍巾，他的臉通紅，說話都有點帶喘。一見面就問我：「有熱水嗎？我要洗一洗臉。」洗完了臉，他簡單地說出他所以要到上海來的原因，並且要求着我：「我要在你這裏住幾天，行嗎？」同時他把他從南京帶來的幾本書——我模糊地還記得有一本是高爾基的「草原上」，一本是某人譯的「勞動經濟論」——放在我的桌上。我下樓去，招呼廚房去替他做飯，等我回到房裏來，他已將我寫字臺上面的書籍翻動得很凌亂的了。

他吃飯時吃得很香，顯映在電燈光下面的一張臉，比我四箇月前看見他的，似乎已瘦了許多，凍緋色的頰上還掛着一點笑容。因為他到底還沒有脫離童年，——他今年是不是二十歲，或者十九？——無論他在一箇怎樣艱困的處境裏，無論他的性格在這種困境裏被鎔逼得成爲如何堅強的一箇鐵的性格，本質的天真在他的內心裏，到底還有一些殘留的痕蹟，他的笑，因此顯得很可愛。

我和我的談話，仍然是始終在一種辯論的形式裏。我的脾氣曾經被你批定是「有些傻」他，你的兄弟，傻的程度也不見得比我低；兩箇傻子的對話，簡直像是律師在法庭上交互的辯

論一樣，每一字都不准含糊。「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是他常常用以罵我的老話，那一晚又給他引用了幾次。我見他好久好久的沒有談到你，我便問他：「難道你竟全然的想念你哥哥嗎？」

朋友，你猜，你猜他怎樣的回答。

那時他正在翻閱我桌上平放着的一本「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他欣賞地向那多髯的杜思退益夫思基的照像注視，嘴裏卻漫不經意的回答道：「我想他幹什麼呢？他在那裏很平安的。他正需要有這樣一箇的實習，愈困苦愈能夠使他的簡性發展，等他把他靈性裏的懦弱的凸角磨光了，他纔能成爲一箇有生命的人。」

「但是他現時的痛苦，如營養的不足，失眠症的磨難，金錢上得不到充分接濟的困窘，這都是急需要解決的呢？」我說。

他又翻出屠格涅夫的畫像注視着，仍然是不緊張的告訴我：「這些些，我也是不能幫助他解決的。我的營養，不見得比他充足，我的失眠症，已有了一年的歷史，金錢對於我，更不必說！」

我有點動氣，便不客氣地責問他：「但是你有一隻可以抓筆的手，你爲什麼不寫信給他？這也是安慰——一種極有力量的安慰，你知道他在監獄裏，盼望你的信差不多有半箇年頭，

你對於這一點是應該負責的。」

他沒有再和我辯論下去，他推開了書，在我桌上，開始的找那筆來。一分鐘後，他又復把他寫成了幾行的信紙撕碎，投擲在字紙籠裏，發躁地說道：「我簡直沒有法子把這封信寫好，叫我硬壓低了我的「高熱」——這是他自造的一箇名詞——向他說那些全不相干的安慰話，辦不到，說些別的呢，經過了管獄員的檢查，他也未必能看得見。我想，這封信不寫，對於他，倒是有相當的好處。」

我沒有駁他，我相信他的話每一箇字都是從他心裏榨出來的，假使我處在他那箇地位上，也許我連說這幾句話的勇氣都沒有。後來，我和他談了些別的事，慢慢的談到了著作生活上，我忽然炫奇地說起我所預備要做的一篇小說來。說它的大意；是描寫一箇被判無期徒刑的獄犯，整天的望着那灰色的牆，想到了牆外的一切，他把這堵牆怨恨得比什麼還厲害。他在獄裏罵人時，常常拿這一箇「牆」字來代替世界上最壞的東西，譬如他罵法官，他不說「法官，這狗！」他說「法官，這牆！」

說完了，我幼稚地詢問他：「這一篇小說，分析心理，是不是還有一點道理？你哥哥見了，會不會發生一種同樣的感想？」他好半日不回答我的話，慢慢的，他輕蔑地笑了一笑，用極低的在音尾上帶有一點「囉」聲的語音說：「廢話！」

這是關於你弟弟的一箇報告，我覺得寫的很忠實，不知道你也滿意嗎？

再說到你的妹妹，你來信說不如把伊送到工廠裏去做工，這箇，你弟弟也有同樣的見解，但是據我與他研究的結果，這計畫是不容易實現的：第一，南京，和南京附近的一帶，沒有可以容納多量女工的工廠，甚至於，最普通最簡易的手工業，女子也很難得攬到；第二，你母親的主觀很深，伊完全不明瞭伊是站在一箇什麼時代裏，舊家體統的觀念，使伊對於伊女兒的擇業問題，始終堅執着不贊成的態度。你弟弟因此合伊並且吵過幾次嘴，在這裏，他很沉痛地向我說：

「媽媽老是談到從前，那已過去了的片段的燦爛生活，老是有牽繫伊心靈的絕大力量。我告訴伊，妹妹已有了十四歲了，可以做一點小工藝，多少也可以收入幾箇錢，她立刻便生氣的駁斥我「你忘了你父親也是一箇上等人嗎？你逼你妹妹做工，你對不住你的老子！」等我詳細地解釋給伊聽，幹一點生利的事情，是不論男女都應該負的責任，在現時的社會裏，女子做工是很使人尊敬的。伊聽了，便大哭起來，伊並不指駁我的見解，只是一味的哭，妹妹年紀小，嫩弱的心靈早被各種壞惡的經驗磨苦得更脆更弱，一見媽媽哭，伊也投進媽媽的懷抱裏，很淒涼的哭着了。張，你瞧，這有什麼辦法？」

他本來很冷靜的，只談到你妹妹的問題上面，他便顯得非常的緊張。後來，他抑忍不住的

又談到你們家裏的生活上的常態，說：「在最近幾箇月裏，我們沒有買過一斗整米，在最困難的時候，妹妹也會自動的要做工。同住的婦人們，介紹一點輕便的工作給伊，如摺舊搓燭心等等；伊做不到一箇禮拜，照例是生病，於是母親又驚惶的攔阻起來。這樣的做一做又停一停，在生利上，對於我們家計是一點補助也沒有的，同時把妹妹的做工的興味，浪費了箇乾淨！」

他說到這裏，很重的歎着氣，在歎氣的時候，他的音節和姿勢，是非常的像你。

昨天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籌得幾塊錢來，用三塊錢買了一件棉袍，餘下的全買了書。

關於律師方面的費用，我上次在南京進行的結果，律師已有表示，只要保證在遞狀後能一次給他兩百元，將來的公費，他可以不再堅持。假使訟事獲勝的話，他要我們六箇朋友聯名登報道謝一下，這箇條件我已正式的代表其他朋友承認了。

你來信說失眠症給與你的煩惱，什百倍於身體的不自由，朋友，這有什麼法子呢？你每次來信，最後總要壯烈地說着：「這是一箇光榮的經驗，我一定要忍耐，忍耐！」我只有拿你的話來安慰你，希望你忍耐，忍耐下去而已。

至於你要書看，我可以充分地供給給你。不久你可以收到一本伊本納茲的小說「醉男醉女」，一本蘇俄的短劇集「白茶」，和幾冊雜誌，都是我最近看過的。你的朋友自上海寄



山中雜記

蔣晴籟



昨

夜讀郭頻迦詩。有句云。抱病

心情中酒味。兩般不似別人難。予嘗惜其無
 英雄氣概。不謂宵來微雨。灑向修篁。山閣
 蕭疏。自別有一番難禁受處。因有綠蕪庭院
 掩重門。別後依依夢有痕。月夕花晨都過了
 。最難消遣是黃昏之句。以視蕪芬館風懷。
 正不用笑人兒女態耳。
 予凡五過吳門。歷歷前塵。皆色彩分明畫
 稿。其間三番相見。欲即遠離。情況倥傯。

可以山谷一詞括之。畫堂高會酒闌珊。倚闌
 干。霎時間。千里關山常恨見時難。及至面
 今相見了。依舊似。隔關山。予有詞分別紀
 之。十七年初別。作浣溪紗云。雁訴相思到
 冷絃。荒邨疏雨落燈前。別人滋味自今年。
 涼意瘦生明月袂。夢痕深研海棠鬢。夜來
 應已換吳綿。十八年四月重過姑蘇。遊天平
 山作云。短長條。清淺水。綠近天平路。行
 過溪橋。初試踏青步。一生邱壑關心。斜陽
 瘦馬。渾不管春歸何處。漫擬好。餘聞

影懷絲。留得東風住。絮亂空庭。芳意曠如許。可堪花約簾波。魂銷重見。問一種生疏忘否。調寄祝英臺近。同年九月。作減蘭誌別云。行裝輕妥。扶病擎愁來送我。欲語還難。留得心頭一寸寒。微波接處。門巷淒迷秋柳樹。半晌纏綿。記取今年幾面緣。

世謂深山寂坐。可以養心。要視其方寸靈臺能否澄澈清淨耳。予既稱靜養之名來山。雖竹樹雲嵐。皆成良友。然長日忽忽。甚苦此心仍無安頓處。世固有欲遺忘而不得者。自漠然無動。以至於不能忽然自已於懷。其間有不期然而然索解人不得者在。予甚恨方寸狹隘。思致冤煩。雖身處深山。心常在獄。每當落日獨行時。溪澗途窮。輒復淒然欲絕。夜上母書有曰。世若無母。煦燠抑搔之

不至。則兒幽傷憔悴。當復何如。默讀吾父客馬鞍山詩。欲尋山水結清緣。斷壁層巖地自偏。安得渭川三萬頃。濃陰深護草堂前。令人低徊不置。

同居滴翠軒中有高先生者。與吾雖志趣不同。而其言可念。勸我兩言曰。有病須忘病。無病須防病。謂出諸靈隱老衲之吻。語醇然近道。而高先生又勸我讀白樂天詩。以我二昧於禪旨。猶未解梵書也。予日寫金剛經三百字。脫腕但如鈔胛。於義都不甚解。信會心尚遠。然真作偈自戒曰。所思不可言。所言不可爲。世間養心法。唯在亡所思。自十七年七月以來。予集定公詩已得百零八首。既別爲留芬集一卷。復摭拾集中待刪者如千首。駢錄於此。以見一時雲萍遇合之

跡。朱竹垞不刪風懷二百韻。予則以爲最好不著迹象求之耳。其一決絕詞云。鳩摩枉譯此經來。廉錫非關上帝才。嗜好畢同星命異。風前揮淚謝鸞媒。一番心上溫磨過。塵劫成塵感不消。償得三生幽怨否。四廂花影怒於潮。選色談空結習存。罡風力大簸春魂。不留後約將人誤。祇闕前山野燒痕。香闌自判前因誤。萬一天填恨海平。別有尊前揮涕語。更何方法遣今生。其二幽恨詞云。不要公卿寄俸錢。東南幽恨滿詞牋。一簫一劍平生意。料理看山五十年。撐住南東金粉氣。能蘇萬古落花魂。仙山樓閣尋常事。此是平生未報恩。祇容心裏貯穠春。閱歷天花悟後身。我說天台三字偈。臨風遞與縞衣人。黃金華髮兩飄蕭。大宙南東久寂寥。今夕靈飛

何甲子。萬千哀曲是明朝。其三紅豆詞云。不容紅豆擅相思。雙槳鷗波又一時。冰雪無痕靈氣杳。香銷茶熟等多時。一簫我漫游吳市。數鷓鸞期又鳳期。客氣漸多真氣少。渡江祇怨別蛾眉。難遣當筵遲暮情。莫拋心力買才名。百年心事歸平澗。交與鴛鴦惹不平。離披冰霰委黃昏。強續狂游拭涕痕。賴是小時清夢到。一帆冷雨過婁門。其四感恩詞云。天花拂袂著難消。劍氣簫心一例銷。終是落花心緒好。一言恩重降雲霄。閉門三日了何事。八部天龍禮我言。翻是桃花心不死。平生默感玉皇恩。琴邊倦眼兩平蕪。魂寐消沈結習虛。如此深心如此法。姑恩莫負百年劬。我道神功勝禹功。夢中詞筆小瓊瓊。青松心事成無賴。才盡迴腸過氣中。其五青

鳥詞云。東王萬八千騎靈。青鳥銜來雙鯉魚。
亦是今生未曾有。一行翠墨一封書。消我
關山風雪怨。凌晨端坐一凝思。黃梅淡冶山
礬靚。秀出南天筆一枝。世事滄桑心事定。
夢回清淚一潸然。祇今曠劫重生後。與我相
依卅五年。綰就同心堅俟汝。人間無地暑無
愁。自今兩戒河山外。伴我薰香伴我修。其
六清樽詞云。七行狂草達京華。一代人材有
歲差。又被北山援鶴笑。清樽三宿孔融家。
牽連姓氏本寥寥。依約湘君舊姓姚。邱壑無
雙人地稱。隔牕了了見文簾。身世無如屠釣
寬。忽收古淚出長安。新蒲新柳三年大。不
及谿松耐歲寒。江湖俠骨恐無多。甘隸妝臺
伺眼波。設想英雄遲暮日。側身天地我蹉跎
其七江關詞云。不奈危言夜湧泉。耳根何

難受清圓。相思咫尺江關耳。空攢秋闈一夜
眠。梅魂菊影商量徧。留報金閨國士知。遙
望繁巖山下氣。天將何福予蛾眉。絮影風光
太消碎。思量一日萬徘徊。秋花繞帳暮騰臥
。夢向樓心燈火歸。溫柔不住任何鄉。濯罷
絞綃鏡檻涼。目斷遊絲情一縷。十分情願是
迴腸。其八雲屏詞云。五銖衫子出雲屏。夢
斷查灣一角青。今日簾旌秋縹緲。佩聲耳畔
尙泠泠。美人信有錯刀投。風泊鸞飄別有愁
。願得黃金三百萬。一身孤往擲溫柔。慰我
相思知幾許。尊前說與定何時。簫聲容與渡
淮去。刪盡劉郎本事詩。萬籟無言帝座靈。
茶花凝想吐芳馨。勉求玉體長生訣。重禮天
台七卷經。其九小別詞云。小別湖山劫外天
。三層閣子俯秋煙。捫心半夜清無寐。覺我

童心廿六年。詩漸凡庸人可想。少年哀豔雜
雄奇。栽花鄭重看花約。慚媿飄零未有期。
歌泣無端字字真。空山徙倚倦游身。可知銷
盡勞生骨。不似雲屏夢裏人。收拾風花儻易
詩。及身刪定答親慈。才人病後風情死。惱
煞王昌十五詞。其十縹緲詞云。頽波難挽挽
頽心。次第寒花拾到今。百事翻從缺陷好。

欲求縹緲反幽深。韶光不怨恩恩去。枝上花
開又一年。枉說健兒身手在。劉郎才氣亦求
田。弱冠尋芳數歲華。不求秋實不看花。一
家倘許圓鷗夢。從此青山共鹿車。始愧聲聞
力未超。少年擊劍更吹簫。一鏡敗壁然詩句
笑詠風花殿六朝。

★ ★ ★ ★ ★



小 言 憶

處世宜頭尖。交友宜皮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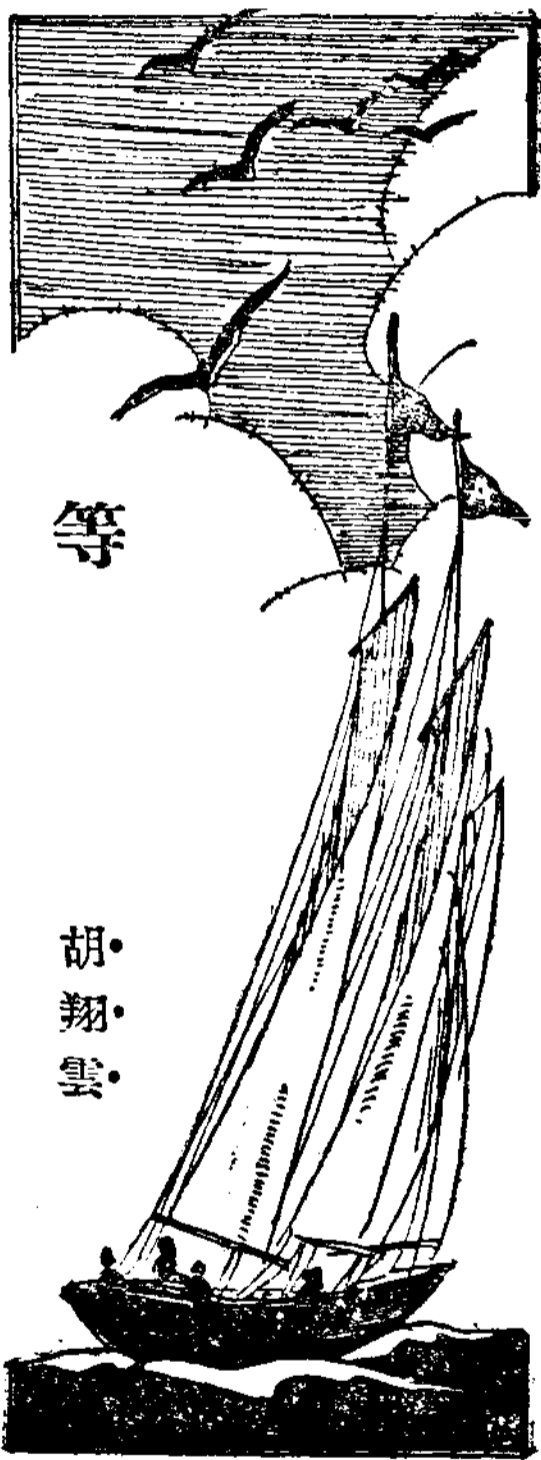
工人之汗。婦女之粉。胥爲現世界最不平
之物。

窮人之摯友爲蚊與蠶。

文士之至交爲筆與墨。

窮人慕富。猶撈月於水中。

實行戀愛自由。貴有富足的金錢。



等

胡·翔·雲

◁ — ▷

等



假

如我們能夠撐開眼睛看到人生的深處去，那我們就覺着什麼都是空的，而同時也覺得活著之無味。——戀愛——榮譽——希望——都是渺然的，虛浮的。但是能夠這樣的人有幾箇？情願這樣想的又有幾箇？這就是丁恩和丹痕的緣故了。

丁恩年紀很輕，對於甚麼事都能抱樂觀，而尤其是對於他的將來，和他的希望。他說：「要是我的希望能成爲事實，那我再也不想什麼了。」因此，他竭力要使將來成爲事實，而每日他終要冥想著，他的幻想便使他很快樂的度過一天。

他過著丹痕，是在一箇光明的夏天的早上，他正想去散散步；剛轉入一條雨濛濛似的小巷之中，他忽的被人輕輕推了一下，他擡頭一看，那正是丹痕，挾著一本大而薄的藍色書本，對他微笑地點點頭道：「請恕我！」丁恩只說了一箇「哦」字，丹痕便走了。

丁恩微微吁了一口氣，望著蔚藍色的天空，脚步慢了下來，回頭一望，伊已走出他視線之外，而轉入街中去了。

丁恩想：大概又是用功的補什麼書了，那也好，總比像我這般無意識消磨日子來得有益，我也非找一箇暑期學校補習不可，不然，太可惜了，簡直可惜極咧！

當他走完那巷子的時候，在盡頭處站住，又想：補什麼書好呢？幾何？太遲了！英文，又何必補！社會學？經濟學？算了罷，反正已要到開學的時候，說補書，非但騙人，而且騙了自己。還是等開學之後用功一點，不比補書強得多嗎？

散步的歸途中，他忽的又想起丹痕，的確，丹痕很可愛，可是他不認識伊，伊也不認識他；伊是那一箇呢？

「管伊是那一箇，開學之後一訪問，橫豎都是在這一堆的，還怕不知道麼？」丁恩笑了。

那一天他很快樂，好似他的希望立刻就要實現似的。口裏不住的唱歌，遇著人總是愉快地微笑，那天晚上，他很早就睡下了。

★ ★ ★ ★ ★ ★ ★ ★ ★ ★
光陰載著他的希望飛奔，他第一步可說是做到了；他知道伊的姓名住址以及伊的身世，可是不認識伊，但他想：伊很可愛，我要……於是，丁恩便愛上了丹痕。

丹痕很美很靜，在丁恩學校附近的一箇女子中學讀書，年紀也不很大，大約小丁恩一歲——十七歲——的樣子，過著一種恬靜的生活，日間讀書，傍晚在校園中散散步，和朋友講幾句平常的話，同丁恩的熱鬧活潑的生活，正成反比例。

丁恩很可笑，終日只是想著，他的朋友白琳望著他笑道：「小丁癡了。」丁恩笑了一笑道：「現在你不必笑我，你總也有癡的時候。」白琳道：「大概又是什麼人絆住你的心了？」丁恩望著窗外不答。

「告訴我罷！丁恩，是那一個？我想大概是茵茵」

「不對，我那裏會愛伊！我……還是告訴你！」

「爲什麼？快點告訴我罷！」

「噯！你不能同別人講啊！」

「好！好！好！」

「是丹痕。」

「呀！不錯，我很贊成，丹痕真的美麗，又會唱幽越的歌，又會彈佳妙的鋼琴，在中學，我委實找不出再比伊美麗的人來。」

「也不是這樣說，戀愛並不以面貌為標準的。」

「你們到了何種程度了？」

「還談不上程度，這不過是我片面的罷了。」

「事在人為，努力啊！我敬祝你……」

「多謝，如果失敗了呢？」

「怎麼會，放心罷；再找一兩箇幫助的人，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大概只有結婚了事吧！」

「說得倒好，不過我看大半是算了。」

「不要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伊不離開這裏，還愁無用武之地麼？太神經過敏了。」

丁恩很不自然的一笑。

★ ★ ★ ★ ★

丹痕的美麗和年紀同時並長，而丁恩之愛伊，也更加熱烈。可是上帝並沒有排定使他們接

觸的機會，所以丹痕並不知道丁恩愛伊，而且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丁恩這箇人。

校中開什麼會，大約是慶祝之類，伊也來過幾次，有時還要獨奏鋼琴，調子是美極了，同時丁恩也痛苦極了。他很想走上去對伊說他的苦衷，如何的愛伊，如何的想念伊。然而事實終是事實，理想終是理想；在事實上這事便辦不到。於是可憐的丁恩，便陷入了無底的煩惱之淵。

丁恩想著那夏天的早上，更使他痛苦已極。「請恕我」三字還在耳中蕩漾。「那天早上我就應該向伊談談。」丁恩終於怪自己。

蕭瑟的秋光完了，嚴冷的冬季已過去了一半，最快樂的聖誕節和新年也過去了，丁恩對白琳說：「這是最不快樂的一箇聖誕節和新年。」

丹痕在聖誕節中，似乎特別愉快，展著笑靨，向著熟人點頭，丁恩見伊快樂，自己也勉強快樂了一剎那，可是丁恩即便離了人羣，走到幽靜的地方坐下，獨自傷感。

「爲什麼我要愛伊，伊不愛我，不，伊不知道我罷咧！戀愛真是煩惱之源，我以前的活潑與快樂到那裏去了？我不能忘去伊麼？沒有了伊我能不能生活？」丁恩吸著煙捲，幽默地自己冥想。

「還是早些離了這煩惱之地罷，不見伊也許日子久了便可忘掉，走罷，走！」最後他烈出

這無可奈何的計劃。

有時他不想見伊，所以凡是有和伊會面的可能性的事，丁恩總是拒絕不做，可是拒絕之後，立刻又後悔。

一天，白琳很憂愁地對丁恩道：「丁恩！你是怎樣的？我看你的事毫無進步呢！看我可能幫助你麼？」

「謝你的好意，我正無法可想啊！」

「哦！有了！」白琳眼睛裏閃閃發光。「下禮拜伊校中開交際會，我或者可在那裏得一箇機會給你們介紹，雖是我也不認識伊，但在交際會中這種機會是很容易得的，你自己也當心地看機會。」

「……哦！……」丁恩只有這樣回答。

★ ★ ★ ★ ★

交際會開過了，丁恩似乎有了一線光明，因為丹痕已認識丁恩，而且也知道他在N大學預科中，並知道他喜歡說話；可是丹痕很羞澀，從沒有向丁恩點頭，招呼；丁恩有一次在街上遇見伊，但伊卻低頭走過了。丁恩又悲觀起來，回校後一語不發，坐著吸煙，白琳勸他道：「日子還長，何必急在一時，等著罷！」

丁恩自己也想，只有如此了，慢慢的等，總有成功的一天。白琳又舉出兩箇例給丁恩聽道：「你看小陳不是跟了吳女士五年，才結婚麼？林志高不是費了三年功夫才和他情人訂婚麼？日子久了，那怕伊飛到天上去。」

丁恩一想，卻也有理。

話雖如此，然而一年過去，事實卻與理想背道而馳，丹痕也要畢業了，丁恩卻仍在預科中，他自己時時安慰自己，總有小陳等那麼一天的，然而讀書上可又出了亂子，怎麼老是不升級呢？白琳道：「丁恩要用心讀書，不然，就糟了。」丁恩笑了一笑，卻走了開去。

明媚的春光來了，波平如鏡的湖上，不少情侶的遊蹤，丁恩卻仍舊只和白琳蹣跚地踱過了長堤，唱著沒有人接受的情歌，白琳也束手了，丁恩很自然，似乎沒有這一回事似的，也許是外貌沒有什麼不安，心中可就不知道是怎樣了。

「愛伊的人很不少，我看你休矣。」

「管伊的，我巴不得有人現在和伊馬上結婚。」

「真的？」

「真的！」

「何必呢！事情還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能盡一分力，就盡一分力，既然不願意，又何苦

睡在牀上亂想呢？」

「……………」丁恩隨手拾起一塊石子，拋到湖心去，但卻沒有聽見丁冬的響聲，只看見一圈圈很微弱的波紋，然而即刻又恢復了原狀，仍舊像鏡子一般。

白琳放聲笑了起來，拾起一塊大石道：「你看我這一下打去，一定效力比你大，非但聽得見響聲，而且波紋也不會即刻就消滅了，瞧著！」

果然，撲通一聲，水花四濺，波紋竟比丁恩的大了四五倍。丁恩忽有所悟，可是卻沒有說什麼，立刻和白琳回到了他認為是墳墓似的校中。

這一學期，又在丁恩的悲歌愁嘆聲中過去了。

白琳也在下學期畢業了，他在戀愛上卻得了勝利。臨分別的時候，白琳向丁恩極熱烈的握手道：「老友！你看我終究不能幫助你啊！如今我們分別了，我只望你自己努力，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再過若干時候，我預備參與結婚禮了，我到了現在，已不能不回家去，你知道我的事，我的婚禮必須在兩月後舉行，我只憂愁你不能去，老友，再見罷，前途光明！……………」

丁恩除了悄然注視白琳，和激動地握手以外，一句話也沒有。

★ ★ ★ ★ ★

四年飛一般地過去，白琳爲了商業上的緣故，帶了他夫人到N城來；剛把住址定好，便急急地往N大學找丁恩。

在途中，他搖頭太息，丁恩也可憐，爲了愛便到了這般地步，而近一年來，更連消息也沒有了，他如若不是出了岔子，便是得了美滿結果。

學校中的舊同學，已是很少很少的了，最後白琳才找到一箇舊同學。

「你可知道丁恩的消息？他太對不起人，一封信也不給我。」

「丁恩麼？他……他……他似乎是一年前到上海去了。恐怕進了S大學罷。」舊同學搔著頭疑惑似的回答：「四年沒有見你了，你在那裏？」

「我麼？還不是照著人生之路走去；並沒有……」噯！你知不知道史丹痕女士？喏，就是以前開會獨奏鋼琴的。」

「不知道，史丹痕……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丁恩那時不是愛著伊，你還取笑的麼？」

「哦，對了，密司史，伊同達克透王在半年前結婚了，丁恩就爲了這事，幾乎瘋了，才離開了這裏，他們訂婚的時候，丁恩癡了半日，把房間裏的東西，都摔壞了，也不知道第二天呢。第三天，悄沒聲兒的走了；他也變得利害，既是對方不愛你，又何必如此呢？真是呆子……」

「白琳震了一震，捉住那朋友的肩道：『呀！可是真的？丁恩現在在那裏？仍在S大學麼？呀！真的麼？』」

「誰還來騙你？我……」

「打籃球去！小李！」另外一人向那舊同學招呼著。

「好！再會，他在S大學？」白琳說。

「對了；再會！」

★ ★ ★ ★ ★ ★ ★ ★ ★ ★

這一天，正是一箇陰沈的日子，白琳來到S大學的訊問處。

「丁恩先生可在這裏？」

「啊！丁恩先生，進醫院去了，兩箇月還沒有出來，大概快要出來了。」

「醫院！什麼醫院？」

「好像是仁濟醫院，我也不清楚。」

★ ★ ★ ★ ★ ★ ★ ★ ★ ★

在一間病室中，丁恩還能剩最後的一口氣見著他的老友。丁恩十分鎮靜，白琳卻激動得幾

乎跳了起來，幾乎要從窗口中跳下去，幾乎要破口大罵；他抱著頭在空中旋轉，口裏不住的念著，「丁恩！你怎麼到了這般地步？丁恩！你怎麼到了這般地步？」

丁恩強著要起來，卻被醫生止住了，丁恩只得在枕上狂笑道：「然而我……我還能見著：你，這……不好麼？」

「丁恩！你……太癡了！唉，唉，上帝！你簡直……你太不了解人生！你可對得起你的父母？你可對得起你朋友痛惜你的一番心情？你可對得起我？唉，怎麼竟到了這般地步？」白琳的眼淚再也忍耐不住，流了下來；又坐到丁恩身旁，正想開口說什麼，醫生對白琳搖手，低低的太息了一聲，丁恩渙散的眼光一轉，卻昏了過去。

「病人是無可救藥了，先生，最遲在明天十二點鐘，你再多給些刺激，也許今天就會……總之，要讓他靜靜的；我們問他有什麼遺言沒有，他老是不開口，還是先生是他的朋友，問問他罷！」醫生說。

「他進來了兩月，有什麼現象？他叫過你們打電報到他家裏沒有？」

「他嗎？說也可憐，進來之後，便終日不言不動，癡癡的望著窗外，有時可凝視一處地方至一天之久；打電報，他們校長已替他拍了兩筒急電回去了，可憐，孤獨地死在異鄉，他以前幾箇禮拜似乎很想念著他母親呢！」醫生一壁說，一壁施救，看護很忙碌地往來。

半晌，丁恩醒了，卻流淚向著白琳，白琳忙問道：「丁恩，可覺得舒服一點麼？」

丁恩搖頭不答，又閉上眼睛，太息了兩聲，兩手張開，忽的向白琳道：

「老……友！……你……你看，我還是等著哩！」

說完，喘著氣，不一歇便寂然了。

白琳狂呼著丁恩，跳了過去。





藝蘭雜識

徐快公

序



佛訶衆生。不得有所執着。轉

有比邱居士。以執着勝。而得解脫者。試
舉六塵、五根、八識、七大。皆資圓通。
足證斯義。引絕世姿。立超凡語。吾佛如
來。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非斯香王。
惡堪妙證。昔香嚴童子。觀諸比邱。燒沈
水香。由是意銷。發明無漏。阿難尊者。
見如來三十二勝相。勝妙絕殊。以斯渴仰

。從佛剝落。吾於蘭事。唯契此意。夫天
涯游子。飄泊經年。偶於道旁。滯玩風物
。於時或諦一樹。或察一草。便發異感。
促程過歸。於是收拾他塵。發心料理。快
公游沈離。常逐飄泊。唯此披離小草。
每惹留連。若有淫思。若有奇觸。披析思
維。當是緣會。自經珍惜。加意收羅。聚
緣既富。時述小得。片辭隻語。不按文義
。於今數載。得若干條。雖鄰藝事。不失
勝心。當夫輕風入檻。日影當戶。碧葉扶

蘇·零亂几案·妙香氤氳·盈溢滿室·超脫諸相·打疊他緣·圍戶返觀·以爲是中可以容我·則余之與蘭·直可譬之阿難勝相·香巖沈水耳·是爲序·

性好徵逐·每無虛夕·惟盆蘭着花時·打掃斗室·收去破書亂紙·安置盆盂·必求盡意·然後閉門敷坐·着意領略·日影婆娑·微風散馥·自覺意味深長·回溯平生·惟此時眞實受用·

過人家·破垣零落·偶於牆陰院角·覩瓦盆中植得扶蘇小草·便令人戀戀不盡·

梅香溫沁·撩人綺思·蘭氣芳冽·助人禪意·

素喜塗抹·寫梅尙得小致·惟不敢作蘭·嘗有句云·生平愛蘭蕙·不敢詠以詩·恐此

應濁筆·汗彼出世姿·諸凡唐突·唯此不敢不謹·

有蘭蕙十盆·可以療飢·可以醫俗·可以忘得失·可以泯榮辱·

明窗淨几·圖書滿架·點綴蘭蕙數盆·不攤書·不焚香·點然靜坐·自增智慧·

有所癖者具所得·癖愈深·得亦深·此旨自非外人得解·亦不得以岐否稱量·錢、馬、左傳·正復相類·余不視嗜博奕者爲怪·

博奕者輒以余爲怪·

藝花樂處·正在勤勞中·朝培夕溉·試風

察日·歷碌中藉以銷磨稜崖·忘失世慮·若惟知購置名稱·委匠人手·是便失卻意義·

藝蘭當俎豆金道華·(帝堯時人見路史)而以右丞魯直附之·

余謂錦堂繡縛。不若雨後蘭籬也。

蘭蕙下領略靜日。便覺宇宙無窮。蘭蕙下領略明月。便覺世界清明。

蘭不可以酒賞。不可以衆賞。不得器以金銀。不得席以錦繡。不得燕香。不得繁奏。佳茗一甌。趺坐靜契。此趣不足爲外人道。貪多自是一病。但未能戒絕之。讀書燕蘭。同具此失。

蘭愛陰喜爽。於竹影扶蘇下。支架擱置。最是雅致。

陶學士清異錄云。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人。彌旬不歇。故江南以蘭爲香祖。

警忘錄。載羅虬撰花九錫。謂須蘭蕙蓮梅。乃可披襟。若夫容躑躅望仙直唯阿耳。尙錫之云何。

張翊花經。以九品九命次第諸卉。而以蘭

爲一品九命。蕙二品八命位最上。

蘭於羣芳間。如畫中逸品。若加點綴。便成惡累。

稗史。宋羅疇爲涇州刺史。植蘭遍署。曰余之與蘭。猶賢朋友。朝襲其香。暮攝其英。攜書就觀。飲酒對酌。洵至樂也。妻孥梅鶴。和靖直襲矣。

阮鐵香有云。羣芳競秀。品題各殊。不可

得名也。強名之曰幽。曰靜。曰清。曰逸。庶幾近之。若夫國香之號。王者之稱。尙嫌附會。至乃援以入騷。初以爲佩。誕妄悠謬。殊爲褻聽。供此花者。宜居以空谷。灌以明水。貯以瓷斗。養以綺石。門無雜賓。案無點塵。壁無俗楨。不鼓琴。不吹笛。不飲

酒。不談禪。如一淡妝處子。脈脈坐對而已。
殊與我有同懷也。

滬上蘭會。春時輒一舉行。每周遍閱。輒不過盡此數花。數年間絕少加多。可見得材之難。

販蘭者多龍游富陽人。而其中老手。輒能道江南幾枝花。羅識無遺。且能推溯緣源。歷歷不爽。蓋名花不多得。若輩唯在此求彼讓間獲利耳。

春時囑山友購大簞蘭至。不及盡種。置蒲包中。以浮稻草擁之。三數日後。忽香溢滿室。啓視之。花遍發矣。而盆植者仍未破蕊也。

賣花者每以假蕊插根中求售。視其蕊。白淨而大。輒告言此是梅瓣。是素心。粗視不

得察也。植之。則其蕊亦能開小黃花。無臭。初謂其蕊既係插入。如何竟得開也。後再購察之。則是蕊下連一根鬚。堅而易治。若生供賣花者造偽資也。

花戶能以硫黃薰瓣令白。余殊不信其說。陳止齋植蘭於庭。數日無香。目之爲空蘭。因作盜蘭說。嘻詎不知有所造之者。

金鄂巖太平歡樂園。謂今餘杭富陽俱產蘭。葉較建蘭爲細。當臘月卽有擔賣者。名曰甌蘭。開花之法。取其繁蕊者。攜置烟霞嶺之水樂洞內。雖層冰沍寒。獨洞中氣暖如春。不數日蕊皆花矣。

蘭風姿不必在花時。若四時無不佳也。蘭蕙互較。蘭獨韻勝。蕙花不捧心。便俗絕。

花幹長則得姿。短則猥瑣。綠萼素心花。莖瑩如玉。亭亭植立翠羽中。藐姑射仙。視之遜色。

我嘗謂蘭不必素心。無不超逸。若蕙則不然。苟落肩紫點之品。便不耐觀。

梅瓣荷瓣。固類中珍品。然我獨嗜超瓣。以其不脫定分之形。而能軼俗矯凡。是為正宗耳。

梅瓣每多搭舌。殊見短拙。

時人輒分肩上下為次第。一字肩為上。飛肩次之。落肩為下。余不謂然。而尤以飛肩為不耐觀也。

他蘭皆葉罩花上。惟建蘭中魚魷金稜邊二者。凌葉挺出。不惟妙香不凡。即勝相自殊也。

以色相論。諸品中當以青幹青花為上。紫幹青花次之。紫幹紫花又次之。其餘風蘭則輕黃微染。鶴蘭則潔白無塵。是又蘭中別數矣。

魚子蘭幽香特地。以臭味自應闕入蘭類。

若以品論。殊勿類矣。

蕙葉雖長。臨風不如蘭之多姿。

明顧遜園說略。據委宛編云。古人畫蘭。

皆宜興產。按閩贛之品。不脫努張之氣。綽

約柔媚。實輸江南也。

墨林今話。謂潘榕臯畫蘭。曾云。蘭以香勝。而其韻在葉。遇風尤甚。閩贛二種。那

得有此。花香葉韻。所以有幽芳之名。其餘又安足尸之。

東坡種杭蘭於盆。謂葉稀而長。稍相於與

蘭。酷如馬遠畫品。

鄭板橋有藜蘭荆棘圖。寫荆棘闌之。寓古意也。

山海經。天帝之山。其下多蕙。外山之下。其草蕙。其山必面陽。以蕙生陽也。

古之云蘭。都指澤蘭。如顏師古漢書註。

李善文選註。博雅載虎蘭澤蘭也。本草謂生於澤旁故名。張清源雲谷雜記。謂澤蘭氣如薄荷。初無芬馨可取。顏李二公。殆未識所謂蘭者。張楫史註所云秋蘭。庶得之。

朱晦菴離騷辯正。於紉珮斤斤致辨。致詠案頭盆蕙。猶云。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豈能考。可謂不脫考據家數。

建蘭以龍崖產為最。即所稱龍崖素也。花

作豆綠色。心則皎如白蠟。每幹多者十餘花

。少者三數花。實勝品也。

並頭蕙甚少見。昔年顧君得一枝。今已萎

。湖州曹蘭者。類多蕭山人。故所取不出曹

稽山谷間物。欲得龍游富陽產。此間亦已不

易。

春時入山。披蒙茸。扳崖壁。搜得一枝。

輒喜躍如獲重珍。事既偶然。且每不見佳。

以視負販者稱載而來。何乃渺而拙耶。

俗稱龍游富陽產為大山。諸暨新昌產為中

山。新昌花時有細種。若龍游則無品不上矣

。蓋來途既遙。節以下勢不能至也。

蘭以產會昌縣者為佳。會昌與閩接壤。

所產較建葉窄長。但俱厚而起糯。素心者葉

中起溝。兩旁不起絲。則較察砂量易為別矣

借園隨筆。謂滇蘭種色匪一。各極其妙。最佳者有硃砂、素心、綠蘭、蓮瓣、西施舌等。自元日至除夕。蓋無日無之。繫我夢思矣。

皖產分南北。南多蘭。其品葉細瓣薄。然多生山陽。故其香耐久。皖北六安英霍等處。則產蕙。叶長二三尺。花幹高達尺餘。亭亭勁立。氣宇殊雄偉也。

江寧縣志。載朱門山在縣南朱門鄉。山產蘭。細葉抽春。與花並綠。自莖睇視。微作墨色。一名鐵線蘭。明盛仲文有送僧入朱門山采蘭詩。

陳古白謂陽羨山中蘭。拂地如帶。花莖勁直可喜。視閩種乃倍芳。

梧州鹿角蘭。圓枝槎枿如鹿角。無葉。根

附於石。開花略如蘭形。又名珊瑚蘭。一莖數花。是又魚子蘭類也。見金粟香五筆。

朱錫綬沮江隨筆云。遠安縣在荆門之西。有芝蘭洞。洞在羅漢峪內。極高廣。蘭草叢翳。芬溢山溪。

宋盛弘荆川記云。都梁縣有山。山有淳水。水既清且淺。其中蘭草。綠葉紫莖。芳風深谷。俗呼蘭為都梁。因以名縣。

四川敘州之鳳尾蘭。唐人圖經曾載之。其地有石門山。在蜀之慶符縣南。下瞰石門江。其林薄間。蘭草叢生。種類殊多。有春、秋、崇石、竹葉、玉梗、鳳尾等名。

蜀之涪州蘭。花素葉長。植久則根盤盆外。花時一開數十枝。自初夏至秋末。芬芳不

蘭 雜 蘭 藝

絕。黃魯直在涪州種以磁斗養以綺石者。卽此種也。

失其天然之旨。改就人造之觀。龔定公所以有病梅之歎也。

福建志。福安縣白雲山。上有菴。菴前兩地。產蘭。向午則開。玉色浮水面。過午則沈。人呼爲午時蘭。見月令粹編。

藝蘭者每謂新花上盆最難。實則不然。藝蘭難關在春雨來後。蓋蘭經一冬悶閉。必得春雨一宣洩之。然是時盆泥難乾。苟雨後不着意疎風。葉根必腐。雖平視蒼翠如故。微

性。順其滋長。雖不得工。未有害意。每觀藝事諸書。治花如治病人。矯揉歷碌。率至

拔之。便隨手脫矣。花之損於是者六七。不可不慎也。





祇穿一天的旗衫

范·菊·高



在一箇暮春時的清晨，瑞芳盥洗已罷，正盼望「走梳頭」的金姐到來；伊覺得很奇怪，往常金姐來梳頭，總在七點半鐘左右，怎麼現在過了八點鐘，還不見伊來呢？伊思索了一回，決定金姐不來的原因：是身子不舒服，——伊是能守時間信約的女僕啊。

瑞芳這樣一想，便自己動手，先把髻上的釵拔下，然後再把「把根」解下，做梳髻的工作，在這箇時候，金姐卻趕來了，跨進了門檻，伊那滿臉的倉皇夾雜憂慮的神氣，已經跌進瑞芳的秋波裏了。

「少奶，對不住得很！累你候久了……」

「這算得什麼！金姐，我問你——怎的遲了？身子不舒服？還是起得晏？……」

「呀！是爲了阿英的事，待我慢慢地講給少奶聽。」伊說着，走到瑞芳的身後，拿了箇大木梳，把髮梳理起來。「這幾天的阿英，形像不對，我看得出；今天早上，吃粥的時候，伊宣布了蘊藏着的神祕——要求我給他做一件時髦的旗衫。」

「噫！阿英這小妮子，也知道要裝飾美了；恐怕是被動，不是自動？伊是很肯樸實的！伊是明白自己的環境的！」

「少奶的話，委實不錯，伊向我提出這箇沒有可能性的要求，伊是有苦衷的；伊現在讀着的YD中學，是一所貴族式的女學校，少奶，你怕還記得？去年秋天，你家的少爺，說伊進去——不出學費的。」

「T街上的女學校嗎？我的兩位表妹，蓉和蓓，也在那裏讀書，伊們是天天打扮得像花蝴蝶一般，「膏澤不去手」的。」

「阿英告訴我：伊的同學，都是這樣的，在二百多箇學生裏，只有伊穿着布衣，伊們常常看輕，厭惡，嘲笑伊，說伊是十三世紀的老古董……」

「這箇我也知道，記得蓉說：「有一次，伊們上圖畫課，阿英畫了一張得意的風景畫，在鉛畫紙上的右角，用筆寫了1829四箇字；一箇學生看見了，鼻子裏嗤了一聲，提起筆來，把那第二箇9字，改做2字。」這種資本家式的欺侮伊，一定不止一次。」

『今年開學的時候，伊得到伊們的命令——叫伊趕緊剪髮，以爲伊的辮子髻，是伊們的時髦的障礙物；那時伊向我商量，我因爲剪髮是很有益處，便親自動手，胡亂替伊剪了，式樣好不好的問題，不去管它。』

『阿英剪髮了嗎？怪不得，前天我在W街上，遇到一箇剪髮的女學生，面貌和伊彷彿，哦！原來就是伊！』

『剪髮的問題，解決了不多時，現在，旗衫的問題又來了，唉。方纔伊對我說：伊的同學沒一箇不穿旗衫；伊穿着短衣，在伊們的眼光裏，簡直不是同學，是一箇赤腳婢子——前二天伊們遊藝會裏，有一齣戲劇「癡夢」，強迫伊做劇中的小婢。』

伊受伊們的輕視，厭惡，嘲笑，已不知多少次，屢次要向我一說，只是吞在喉嚨裏；今天是忍無可忍，所以含了兩包眼淚，向我提出做旗衫的要求了；少奶，我除了有滿懷的悲哀，去回答伊，還有什麼話呢！』說到這裏，瑞芳的髻已梳好，回頭望望金姐，見伊的眼眶裏，正含着兩顆淚珠兒。

瑞芳脫掉了身上的梳頭馬甲，走到玻璃櫥邊，把櫥門開了，拿出一件明星緞的旗衫，給金姐看道：『這件是時代的落伍者，我已不要穿了，既然你家的阿英，爲了旗衫添了心頭的憂悶，那麼，你且拿去給伊穿起來，安慰安慰伊，不必再做了。』

金姐接着，感激得嘴裏說不出話來，心裏真箇是「又驚又喜，」伊知道女兒見了這件美麗的衣服，圓圓的面龐上，一定有兩箇好久沒有了的笑渦了。

★ ★ ★ ★ ★ ★ ★ ★

慧英好快樂，在和美麗的旗衫會面的一天；伊喫了一碗粥，也沒有心緒再喫第二碗，趕快把那件旗衫穿上了身，挾了書包出門；雖然，旗衫的腰身，嫌大一些，袖口；嫌短一些，領頭，嫌高一些，但是這些小疵，伊是不去顧它了——畢竟比沒得穿好上幾倍啊！——很高興地在街上走。

天天走過的T街上商店的夥計，見了伊身上的新添的光彩，自然免不得要向伊釘了幾眼，暗暗地喝一聲采，可是使伊夠羞了——低垂著粉頸，急匆匆地走。

時候好早！同學們有的正在洗臉，有的還在黑甜鄉裏。

「……慧英，今天怎地？……不認識你了。」

「……今天的慧英，是小姐了……」

「……慧英，做新娘子嗎？……」

「紫瑛姊！鳳英姊！素芳姊！你們快來看——」

「秀珍姊！你那新做的旗衫，快快丟掉了罷，有人比你穿的還要時式——你看。」

「慧英，這是你新做的嗎？」

「是先施公司買的？」

「幾塊錢一尺？二塊半？三塊錢？」

伊只得把「一言不發，」去答覆伊們七嘴八舌的問題；伊們的話，依舊含着大部分輕視，厭惡，嘲笑的分，伊自己知道。

看伊的人越發多了，來了兩箇快嘴的，蓉和荷。

「慧英的新衣，花樣和瑞芳表姊的一樣，你看見嗎？前星期伊來望媽媽的病，不是也穿……」

……小蓉拉拉小荷的衣袖，輕輕地說。

「莫非就是伊的！莫非就是伊那一件！」小荷對慧英的旗衫一看，懷疑地向小蓉說。

「越看越像了！越看越像了！瑞芳的花邊，也是這樣的。」

「瑞芳的鈕扣，不也是這種套環的嗎？」

「真箇越看越像了！待我來問問伊，不要是偷了瑞芳的。」

「喂！慧英，你這件旗衫，可是第一天上身？」走到慧英的面前，笑吟吟地問。

「……不，我在家裏穿過多次了……」慧英以爲已經給伊看破，不是新做的，所以這樣的胡亂回答。

「是自己做的？借來的？……？……？……？」

「……」伊急得要哭了。

「你們別再去戳破伊的紙老虎，查根究底，使伊難爲情了，是借來，或是……，那都干你底事？你絮絮叨叨作甚？」鳳英攔阻小蔣。

「我爲了很像我表姊的一件，所以要問箇明白，只怕伊是……，人窮，志短，那是不希罕的。我表姊還沒有翦髮，是伊母親金姐去「走梳」的，這種下賤的人，也許要……。今天放學，我一定要向表姊問箇究竟。」

這一席話，慧英是句句都聽得的，伊頓時坐立不安起來，伊一邊暗暗叫苦，一邊自己埋怨，爲甚輕輕地——穿了這一件伊所不能穿的旗衫。

「不要臉的，拿了別人的東西，想在我們面前賣弄，「婢學夫人」！」

「別再說伊了，再說說，伊明天又要再穿那件老青布的了。」

「……」

★ ★ ★ ★ ★

傍晚，金姐垂頭喪氣，拿了一箇衣包，走到瑞芳家裏。脚兒剛跨進瑞芳臥房的門檻，一眼

看見，裏面有兩箇客人，在那兒指手劃腳。

「那時，我見了，就看出是你的……」

撲的一聲，伊手裏的衣包，落在地板上。

(註)走梳頭是女傭的一種，專替人家梳髻，在蘇滬一帶，是很多的，現在剪髮盛行，恐怕要漸漸淘汰哩。



絮· 飯喫未年五十二

海軍人鍾某。曾三代爲出使大臣。比滿清覆滅。始罷官來滬作寓公。現年已六十餘。據渠自云。迄今已二十五年未食米飯。日惟進麵包二片雞子一枚以爲常。願精神依然矍鑠。步履甚健。常行數里而不覺疲。此老殆別有養生之道歟。



雪窗紀俠

楊·劍·花·

于一溪



于一溪雁門人。年幼喪父。貧幾

微骨。與母形影相弔。不喜讀書。好技擊。故常從某技師遊。略得其門徑。指頭能揮百觔物。人莫之奇。年少長。迫於衣食。不得已。屈志習典舖。某日晨。于在典舖灑掃。忽來一而如菜色之老衲。麻鞋長領。蹙蹙而

行。狀如病夫。胸懸木魚。一手攜方便鉢。一手捧鐵獅。重約百餘觔。瞑目凝神。口宜一佛號。向典索錢。于以爲一老江湖而已。不之顧。老衲久立。見無動靜。遂朗聲曰。衲子到處無不發慈悲。何檀越那鐵石心腸。分文無緣也。于遂予以數十文。衲不受。反將鐵獅置櫃上。且曰。能揮此。則老衲半文不化矣。否則非化十金不可。經多人緩頰。亦不應。于始以事不干己。不爲之怒。後見衲

之貪欲無厭。忍無可忍。遂抱不平曰。強禿驢。何目中無人如此耶。言未畢。遂將手中所持雞毛帚揮鐵獅。鐵獅出丈外。衲遂合掌向于作揖曰。有因必有果。請與先生後日再會。于答曰。惟恐汝不來會耳。於是衲掉首提鉢拾獅而去。初于常有心戒備。後漸疏懈。一日于在晉中搭舟歸。在舟中邂逅三僧。一僧年老龍鍾。眉髮頽白。目光灼灼。似曾相識者。于前事已忘。不以為之意。惟孤涯淪落。殊覺寂寞。偶與三僧閒談。以作消遣。僧亦詢于職業住址。于無意中具告之。僧曰。衲子與先生有緣。彼此均同道者也。及抵埠。二僧先起岸。于亦隨之起。惟老衲僂僕蹣跚行於後。于恐其墮。遂以手扶之。老衲亦以一手攀于肩。于初不為意。後與僧分道時。老僧謂于曰。三日後衲等必遣府訪先生。于亦漫應之。及僧去。于亦首途。頓覺一肩麻木。奇痛入骨髓。及抵家。痛益劇。訴之妻。妻某名師女也。精內工。善易筋經。亟為于解衣。見骨頭傷痕青紫。大駭。謂于曰。此為惡僧暗用點穴法所傷。若不治。不及三日。則夫子為柩中人矣。僧謂三日來訪夫子者。必窺夫子死信。且無善意也。幸二妾家傳有法療治。否則奈何。氏在錦盒中出二丹丸令于吞之。再按各經撫摩數百下。于覺遍體奇癢。口中嘔吐清水淤血少許。肩痛良已。氏謂于曰。傷既吐出。夫子無恙矣。于曰。僧來何如。氏曰。以妾計。夫子姑匿於內。託言傷死。向棺舖借一柩。柩中置亂石。俾柩於中堂。待僧來。妾可見機行事。

先依計按置。以待僧來。屆期三僧果來。見

氏喚于出。啓柩視石。已成粉碎。于見之神
喪膽落云。

柩在堂。知于必傷死。於是老僧燃香點燭。

茅山獵戶

向柩中作稽首狀。合掌在空中三舉。頓聞柩

茅山有獵戶。昆仲二人俱擅武藝。精射

中亂石相擦。砉然有聲。斯時于妻匿屏後。

擊。每獵輒大獲。近地麋兔之屬捕殺殆盡。

窺之已久。先暗用元功。將二指向老僧指曰

計擬入深山以求之。遂於某日。理獵具。裹

一壯年僧復向柩下拜。柩中仍屑屑作響。于

乾糧。披榛莽。登懸崖。遍覓久之。未得一

法。欲遁。于妻出而執之曰。汝等削髮空門

獸。兄弟俱倦。因席地憩焉。忽聞風聲大起

。當瞑目參禪。修成正果。何致殺生害命。

。呼呼作響。若虎驟至者。二人急登樹。則

慘無人道如此耶。余本亦欲以非人類相待。

見一大蛇迺邇而來。昂首如人立。高二丈許

抽汝等筋。剝汝等骨。方快我意。姑存忠厚

。大驚。屏息不敢聲。而蛇愈近。所過草木

。赦不傷汝。彼二老禿驢。惡毒如豺狼。被

皆偃折。益怖。既至前。則蛇身在地者亦二

余已點傷致命。汝速扶之行。行不十里必死

丈餘。蛇後鹿兔之屬千百相隨。欲擊之。又

。僧連聲諾諾。扶攜二僧。抱頭鼠竄而去。

恐蛇知爲患。遂止。既至鹿兔盡。則又有狼

一羣。成行而至。隱約見狼羣後。飛塵大起。一物如毬。疾滾而來。奇之。因睇之不瞬。乃斯物抵樹下遽止。既而轟然裂。中出一物。眉目如畫。宛然一小兒也。少時復躍入毬中。兄以爲怪。發槍擊之。弟欲止時。而槍聲已作。倏然中毬矣。毬中槍即裂。小兒躍出。向後張口一呼。如覺擊之者。旋入毬而去。行既遠。弟呼兄下。兄不應。近視之。氣絕矣。扶其身。骨肉俱無。祇留人皮及衣服如蛻脫然。不知何怪。敢質之博物家。

王 三

某村有一老人。王姓行三。故人以王三呼之。性忠直。好俠義。有忤之者。輒揮之

以拳。蹴之以足。弱冠時。卽遠游他鄉。十載始歸。身輕如燕。矯捷若猿。問其向何所之。笑而不答。喜飲酒暢談。口如懸河。聲若洪鐘。滔滔不倦也。年逾六旬。精神矍鑠。捷步如常。一日。村中忽來一丐。貌極猙獰。腰抱巨石。重可數百斤。終日往來市上。按戶索討。苟不給則出巨石置桌上。砰然有聲。桌無不裂。人不堪其擾。亦無如之何。忽爲王三所見。大怒曰。何物狂徒。敢在此不法耶。乃踞坐一店門。阻丐行。丐怒。手撼之不動。足蹴之亦不動。王三取丐之石。撫摩良久曰。初觀君之石。以爲雄物。今觀之。則鈍器耳。乃擲石於地而蹴之。紛紛皆成碎塊矣。王三撫掌而言曰。請速行。否則禍立至矣。須知我少林宗下無弱卒也。丐大

駭而去。此後村中亦不見王三矣。

活無常

寒

山一抹。黯澹無光。荒徑數折。幾絕

人跡。惟有黃葉蕭蕭。西風怒吼。仰望天空

。祇見二三微星。閃閃若有光。遙見一人。

貌極猙獰。白衣白帽。身長腹大。目出眶外

。舌垂頤下。血淋滿面。左肩負雨蓋而不張

。右手執黑索。持朱簽。簽書鎖拿二字。乍

于而來。行至林茂之處。隱伏林中。俄而皓

魄當空。月明如晝。遠山近林。歷歷可數。

久之。有一買人。面紅耳赤。似有酒意。背

負黃色衣包一。及至叢林。白衣白帽人出面

迎之。大駭。棄衣包遠去。白衣白帽人拾之

而逃。買人亦不敢回顧。於是衆皆相戒謂某

處有鬼出現。里中陳某素不畏鬼。且喜技擊

。恃利刃。至其地。鬼即出現。陳某以刃斷

其手。鮮血流地。知爲人。非鬼也。乃扭至

縣署。置之於法。

★ ★ ★ ★



雲 貴 山 中 之 野 人

超 伯

雲貴山中有野人。形似猿而面生微毛。但尚有衣服蔽體。智識亦較猿爲勝。特言語不同耳。崔丈兩山。任滇省某知州。會有西教士。爲野人毆斃。引起國際交涉。一時野人被逮者百餘人。齊集臬署大堂。賜以酒筵。並宣示德意。弗咎既往。以觀將來。由舌人逐句翻譯。愧悔感激垂涕者。頗不乏人。食畢。一律縱之去。崔丈曾親見之。



楊芷芳
探案
銀海明星
朱·我·

第九章 芷芳的推想



這

天芷芳回來的時候。已下午五時後了。他走進了辦公室。把他的化裝卸去了。

倒身坐在旋轉椅中。一壁在臺上取起他的薄荷煙來。一壁向我說道。「紫雲。可有什麼事情。」我道。「方才汪寶鏡會打過電話來的。說張冷波們已解到檢察廳去。大約這幾天內。就要判定罪狀了。別的。卻沒有什麼。」芷芳點了點頭。我道。「你這一天。在什麼地方。可探到的什麼線索麼。」這時芷芳的面色。很是沉悶。微微搖了搖頭。接着他就吸他的薄荷煙。縐眉苦想。我見他這樣。也就不再問他。獨自瞧那剛才送來的本地晚報。報上已把昨夜公園中的那幕活劇。登了出來。結尾。竭力贊美我友的偵探術。我瞧了一回。覺得有些乏味。就起身到小園中去散步。我在出室的當兒。見芷芳正支着頤。深深苦思。到了園中。見籬操

正在那裏澆花。這時夕陽將下。滿天的雲翳。幻成燦爛的虹彩。那許多嬌豔的花朵。映着夕陽餘輝。越覺得美麗可愛。我正在獨自欣賞的當兒。忽見芷芳手中握着一本書籍。咬着薄荷煙。急急走來。一面說道：『紫雲。湯靜珠的事情。真覺很是棘手呢。你可有什麼見解。』這時勵操見芷芳走來。也停了伊手中的澆花工作。問道：『芷芳哥。湯靜珠的事情。可又發生了變化麼。』芷芳點點頭道：『最使我不解的。鄒鶴齡竟不認識孔邦新。』我詫異道：『什麼。孔邦新是鄒鶴齡的朋友麼。』芷芳道：『正是。並且還是時常見面的朋友呢。』我聽了益發詫異道：『方才鄒鶴齡。不是說他和文藝界的人。都不相識麼。你怎知道他和孔邦新是時常見面的好朋友呢。我瞧鄒鶴齡。雖是箇腐化人物。但性情還覺爽實。似乎不致當面向我們扯謊罷。』芷芳道：『我正爲這點不解。鄒鶴齡既用不着隱瞞我們。和孔邦新交友。爲什麼他們時常見面。會得不知道孔邦新的真姓名呢。』我道：『你在那裏知道鄒鶴齡和孔邦新時常見面的呢。』芷芳聽了。把手中的書。舉給我們瞧。我見那書就是方才那本印着孔邦新照相的「海棠雜誌」。一邊說道：『勵妹。你認得孔邦新麼。』勵操把雜誌上孔邦新的照相。瞧了一瞧。就道：『他不是前天在我們瞧「小錢袋」影片的時候。和鄒鶴齡湯靜珠一起在少年協會會食堂裏吃晚餐的那箇人麼。』我聽了鳳操的話。也提起前夜的事。恍然說道：『我也想起來了。怪不得他的面貌。很覺熟呢。』我們談話的所在。原在那葡萄架下。芷

芳這時。就在那疊着的湖石上坐下。一邊說道。「因此。我很覺不解。鄒鶴齡既不必隱瞞我們。和孔邦新交友。那麼定是孔邦新和鄒鶴齡做朋友的時候。不把真姓名告訴鄒鶴齡了。紫雲。這究竟爲了什麼緣故。要把真姓名隱瞞呢。」我付了一付。才道。「這或者是孔邦新聽不起鄒鶴齡。不願把真姓名相告。或者因着他也想轉湯靜珠的念頭。所以不願把真姓名告訴鶴齡。以便事成之後。隱匿不見。使鶴齡無從查訪。」芷芳道。「一箇人既不要作奸犯科。何必更姓易名。你第一樁的理想。似乎說不過去。你第二樁理想。湯靜珠原是箇絕代美人。或者孔邦新轉伊的念頭。也是意想中事。不過他今天在鶴齡和靜珠情敵既除。快要結婚的當兒。他卻來干涉我們。參與鶴齡的事。難道他有什麼不利於鶴齡們的舉動麼。還有湯靜珠。……」芷芳說到這裏。他的精神立時興奮起來。把他嘴裏的薄荷煙取下。忙着問道。「紫雲。你們聽湯靜珠這人。是一箇怎樣的女子。」我聽了答道。「我聽伊大約也是一箇意志薄弱的女子罷。芷芳。你想。假使伊不是箇意志薄弱的女子。怎麼肯嫁給那腐化的鄒鶴齡。你道對麼。」勵操這時也岔口道。「芷芳哥。我瞧湯靜珠這人。活潑中帶着凝重。似乎很聰明。並不是完全浪漫的女子。伊的肯嫁鶴齡。大約是爲了經濟問題。」我聽了忙道。「像鄒鶴齡這種小紳士。在這青天白日旗下革命的時代。真毫不足羨。靜珠倘使是一箇聰明的女子。諒決不肯嫁給他的。」勵操不服道。「你怎麼能斷定伊不是聰明的女子。伊肯嫁給鶴齡。諒必

有伊的作用。」我笑道。「伊的作用。就是意志薄弱。酷裏虛榮罷了。」芷芳那時。原靜靜地聽着。並不作聲。這時見我們爭執。才開口說道。「麗妹。紫雲。不必空辯論了。據我聽來。靜珠確是一箇絕頂聰明的女子。伊和鶴齡的結合。定有一種作用。不過他的焦點。究竟是什麼。我現在真覺偵查不出。祇好等此案有什麼發展。再行進行了。」我道。「湯靜珠可認得孔邦新麼。」芷芳道。「據我的推想。湯靜珠和孔邦新。不但認識。還有很深的關係呢。」我道。「你可知道孔邦新的住址麼。」芷芳道。「孔邦新是城南女學的教員。我方才到那校裏去探聽。他已有好幾天沒有到校了。他的住址。那校裏的守門人都不知道。祇好等明天再去問他們校中的辦事人了。」我道。「湯靜珠的爲人。你已去偵查過麼。」芷芳點頭道。「我今天費了半天功夫。僅探得伊是箇沒有父母的人。他的家中。祇有一箇僕婦。和一箇妹妹。伊以前係在城西某女校教書的。但進了鴻禧公司。做了演員。就把教職辭去了。伊搬到吳縣橫街。還在二月裏。所以那裏的人。都不大仔細伊以前的行蹤。」我道。「你可到過伊家裏麼。」芷芳點頭道。「去過的。并且還見過伊的妹妹。伊也是一箇學界中人。不過靜珠卻出去了。沒有見面。」勵操這時。忽又岔口道。「芷芳哥。你瞧靜珠家中。是否有預備出嫁的模樣。」芷芳道。「我正有些兒不解。原來伊的家中。正忙碌着置備嫁衣裳哩。現在我已請寶錢派了一箇暗探。在那裏監住靜珠的行動了。」我聽芷芳這話。想到靜珠已忙着置

備嫁衣。當然要嫁與鄒鶴齡。毫沒有別的問題。芷芳的推想。不過神經過敏罷了。我想到這裏。正想把我的見解告訴芷芳。驀地裏。卻見顧榮急急走來。向芷芳說道：「楊先生。有電話。」芷芳道：「顧榮。那裏來的。」顧榮道：「是汪寶錢探長那裏王桂生打來的。說是關於湯靜珠的事情。」芷芳聽了。點了點頭。急忙立起身來。一邊說道：「紫雲。或者這事有些發展了。」說完。就急急地趕出園去。我見芷芳這樣。不禁也和勵操隨後走出小園。可是進辦事室的時候。芷芳已經出去。在我的臺上。留着一張字條。寫着幾箇潦草的字道：

『靜珠事果不出所料。君請勿他往。少頃或招君同往偵察也。芷芳。』

第十章 湯靜珠

芷芳出去之後。大約過了半箇小時。電話間裏的鈴聲。就琅琅地響起來。我過去一聽。那電話中卻是一箇女子的聲音。向我問道：「你們可是楊芷芳偵探辦事所麼。」我道：「是的。你們那裏。」那女子道：「你可是楊芷芳先生麼。」我道：「不是。芷芳方才出去。我是他的助手吳紫雲。你可有什麼事情。」我說到這裏。電話中露着失望的聲音道：「你是吳紫雲先生麼。楊先生出去了麼。」我答道：「正是。你是誰。」這時電話中訥訥的說道：「我。我姓湯……。」說到這裏。格的一聲。就沒有聲響。電話已經掛斷了。正在這莫明其妙。要出電話間的時候。芷芳的電話來了。他在電話中很簡單的向我說道：「紫雲。你快和勵操到吳

縣橫街來。我已把孔邦新找到了。」我大喜道。「孔邦新麼。可是在湯靜珠家中麼。」芷芳不耐道。「正是。你不要多說。快和勵妹來罷。這事或者可以結束了。」說着。就把電話掛斷。我聽了也不再躊躇。急急趕進辦事室裏。在衣鈎上把我的外褂取下。穿在身上。這時勵操正等在室中。聽了芷芳叫我們前去結案的話。也很是興奮。忙叫王媽把伊的斗篷取來。和我一同出門。這夜的天氣。比較上兩夜來得寒冷一些。那料峭的春風。不時吹上身來。很有寒意。我和勵操出了義巷。沿着中街路走去。這時天色已晚。那路上的路燈。已發着暗黃的光芒。兩旁店舖中。也一點上燈火。我們走完了中街路。見芷芳站在吳縣前角上一爿雜貨店裏。見我們走來。疾忙趕出店來。彼此招呼了一句。就一同向吳縣前走去。我在路上把會有一位姓湯的女子打來電話的事。向芷芳告訴。芷芳聽着。微露出注意的容色。這時我們已走過縣政府。一同折入吳縣橫街。芷芳走到一座兩開間直榜門的中國式屋子面前。忽停住了腳。向裏面望了一望。這時忽見汪寶錢手下的探員王桂生。從前邊閃來。向我們說道。「方才這屋裏的女僕。拿了封信向南走去。楊先生。你們可聽見麼。」芷芳點頭道。「聽見的。那箇女僕。已坐了人力車向中街路去了。此外可還有別人出進過麼。」桂生道。「沒有。」芷芳點了點頭。向桂生揮了揮手。就向我道。「到了。紫雲。你們跟我一同進來。」芷芳說完。就走到那直榜門前。伸手叩了兩下。大約隔了三分鐘的時間。霍地一亮。那門間裏的

電燈旋明了。就有一箇男子出來開門。我在那燈光裏。見那男子是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醬色的西裝。小圓的臉龐上。戴着一付闊邊的眼鏡。果然就是前天在少年協會會食堂裏。和那鶴齡們一同吃晚餐的那箇男子。我知道他一定就是孔邦新了。他一見我們。臉上頓時一怔。露出一種爲難的神情。向我們問道。「先生。你們可有什麼事情。」芷芳把呢帽取在手裏。向他鞠了一躬。嚴肅地說道。「孔邦新先生。我們是來見湯靜珠女士的。」孔邦新見芷芳道破他的姓名。微微一呆。似乎要阻止我們進去。芷芳又莊聲續道。「我是楊芷芳。這兩位是我合作的夥伴吳紫雲伉儷。今天早上。承蒙先生光顧。諒必也知道他們的了。現在請先生放我們進去。我還有些事情。須當面請教湯女士呢。」邦新給芷芳一說。益發露出爲難之色。正在這時。猛聽得裏面有女子的聲音說道。「邦新。快請楊先生們進來。」孔邦新聽了這話。忙把直楞門開直。伸手請我們進去。芷芳見了。向我點了點頭。就大踏步向內走去。我和勵操忙也跟着進去。走過了牆門間。見裏面是一座小小的天井。右邊花臺上。植着一棵紫藤。柔軟的枝條。滿滿地攀覆在天井上面的架上。柔條紛披。新葉舒翠。映在靜靜的月光下面。很覺得曼妙可愛。這時湯靜珠悄悄地立在裏邊階石上面。伊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華絲葛的旗袍。見我們進去。便向我們鞠了鞠躬。一邊說道。「楊先生。吳先生。現在承蒙你們前來。好極了。我方才會打一箇電話到你們寓裏。是吳先生接的。說楊先生不在寓裏。……」

我聽了接口說道：「方才打電話來的。原來真是湯女士。」靜珠點了點頭。接着說道：「我正有許多話。要告訴楊先生。現在請裏面坐罷。」說完側身讓過一邊。芷芳這時忙點頭應允。就和我們走進室去。我在那亮亮的電燈光中。見裏面是一間小小的會客間。中央設着一隻長方的大菜臺。雪白的臺毯。覆在臺上。供着些美麗繽紛的鮮花。四週壁上。也點綴着字畫的鏡框。收拾得很清潔美麗。我在這遊目四瞻的時候。湯靜珠已走進室來。請我們在大菜臺前坐下。然後伊自己把裏面大菜臺頭邊的椅子移開了。立在那裏。左手按在臺上。卻並不坐下。伊的態度。很是嚴肅。向我們說道：「楊先生。我和鄒鶴齡的事情。我知先生們正在猛力進行。不過我和鶴齡的事。原有萬不得已的苦衷。事前本不願宣布。但先生們都是保障人道的俠義君子。與其使先生們在暗中摸索。發生了誤會。以致破壞我的計劃。何不索性開誠布公。告訴了先生們。或者反可得先生們同情。助我成功。」靜珠說完。靜靜瞧着芷芳。這時芷芳的態度。也很嚴肅。鄭重說道：「湯女士。我們的辦事原祇求我們的良心安貼。和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假使女士的事情。沒有違背公道。或和法律抵觸。我們也決不做這不完全法律下的忠僕的。請女士放心好了。」靜珠聽了。露着很感激的容色。這時孔邦新已關門進來。靜珠招呼他坐下。一面向裏面喚道：「錦雲妹。快請出來。」我見裏面應了一聲。屏門後面。早走出一箇妙齡女郎來。伊的身上。穿着一件暗綠色綢面的旗袍。面貌也端莊美麗。瞧

伊的年齡。比較靜珠輕些。伊這時的面容。蛾眉微蹙。似乎含着重大的心事。伊由靜珠招呼。坐在勵操肩下。這時靜珠仍很嚴肅的立着。見孔邦新和錦雲坐下後。才指着錦雲們。向我們說道。『楊先生。我在敘述我和鄭鶴齡事情的前面。先把邦新和錦雲妹向先生們介紹了。使先生們明瞭我在這事中的地位。這位孔邦新先生。他今天早上。雖承他擔心曾貿然到先生們寓裏。想禁止先生們干涉我的事情。下過一次冒昧的警告。不過他和我的關係。恐怕先生們還不知道罷。』芷芳向靜珠和邦新。瞧了一眼。莊聲說道。『湯女士。孔先生可是女士的丈夫麼。』靜珠點了點頭說道。『正是。我們已結婚一年了。』接着指着錦雲。鄭重說道。『這位女士。是我的老同學。也是鄭鶴齡的未婚妻何錦雲女士。』



滑 稽 小 墓 誌

鳳 · 鳳 ·

△駝

爾之一生。立不直。睡不穩。今可安矣。

△富翁

生前孜孜爲利。如今帶去幾許。

△醫士

人病而爲汝治愈者。不知凡幾。汝病。何不自治。乃至於死耶。

△醫警者

爾一生不見不聞。少卻幾許是非。免去若干煩惱。人方羨汝福。汝乃邑邑而死。不亦愚乎。

眠食均佳

深感韋廉士紅色補丸之效

親朋來往輒互祝以眠食均佳自慰慰人此區區四字盡其意矣福建普江義全倪祖端君前在南洋坐辦樹膠公會嘗不能以此四字自慰慰人後幸服用韋廉士紅色補丸方得恢復其日常之幸福其事經過之顛末倪君來書自述如次



倪祖端君玉照

『自民四鄙人任實叻樹膠公會坐辦兼華林公司總賬因操勞過度致患飲食不化夜不安眠而色青黃四肢無力屢醫無效乃於民十六反里調養蒙友人蘇有義君介紹服用韋廉士紅色補丸一瓶之後明效即見續服未幾百病俱消胃口極佳身體強壯精神頓旺夜眠亦安足見此丸之神效也實深感感』

韋廉士紅色補丸補血清血使腦系強

健全體有力其治療血虧腦弱 消化不良 未老先衰 瘋濕骨痛 神經疼 尻系疼 痰咳咯

血 以及婦科各症蓋已馳名世界四十餘年矣 價目每瓶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費免收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奉送小書 如欲索閱請詳示姓名地址以便原班郵奉



百齡機

物思之心文

教員

凡與文墨有關係者俱屬文人。操職雖不相同。而引用腦力則一致。茲分述其調補需要如下。教員絳帳授課。心力交瘁。而引今證古。尤須腦力。服百齡機。腦力充足。可以應付裕如。學校科目繁多。腦力衰弱。入耳即忘。服百齡機。記憶力極強。可促學業進步。收事半功倍之效。

著作家

著述雖易。構思甚難。服百齡機。文思敏捷。洋洋千言。倚馬可成。落筆如有神助。

百齡機之有利於文人。因其補腦之力極富。故能奇功立奏。更有補血生精健胃諸效。連服數瓶。能使弱質轉強。大勞不倦。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價目

(大瓶).....每瓶二元
(小瓶).....每瓶一元

上海克路 九福公司發行

國內外各分公司各大藥房均有分售

白室記

◀角六册二●譯梧碧張▶

偵探小說之佳作
 其所佈疑陣
 必使人窮思極慮
 而不可得。一經
 揭破。則奇景陡
 開。心駭神愕。
 白室記所敘為類
 似此法之筆意。
 以一白室之女屍
 連帶及第二白
 室之發現。恂恍
 迷離。變幻百出

匣劍帷燈

本書描寫一行踪詭秘之俠士。以七種不同之手腕
 連殺七惡人。且預告以死期。及其雖百般逃避
 亦不能免。偵探智索力盡。終難獲其人。情事
 奇突。讀之常快浮一大白。

▲周瘦鵠譯
 一册 定價四角

秘密錦囊

本書敘一女郎有巨大遺產可得而不自知。幾為惡
 人所攔。結果幸惡人俱死。錦囊之秘密亦大白。
 其中緯以軍事愛情。極風雲詭變之致。可作偵探
 小說讀。可作軍情軍學小說讀。

▲徐卓吳譯
 二册 定價八角

雙雄智記

▲張碧梧著
 本方福爾摩斯與東方亞森羅倫之
 奇案。而富商張才森為錢索之
 勒白朗氏原著雙雄智錄也。愛偵探小說
 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菊部叢譚

卷首有精美之

名伶像片百餘幅

內容分三大編

一 燕塵菊影錄
二 歌臺撫舊錄
三 舊舊室劇話

名伶之藝術 伶界之歷史

歌場中之遺聞軼事

本書無不詳載 真是洋洋大觀

全書一册
定價一元
實售七角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文具界最新大貢獻考試利器

袖珍文具匣出品成功

容內

精製紅藍墨水瓶兩箇·雲銅墨盒一只·兩用靈便筆一枝(鋼筆手筆俱有)·鉛筆一枝·橡皮一塊·稿紙夾一只·共計六種·製造之精·得未曾有·

表外

闊三英寸·長六英寸·高一英寸·又二分之一·皮面燙金·美觀無匹·【式樣】用四面開闔式·簡捷非常·至於攜取之便·更非他種文具可比

中山 童裝

優點

- ▲花紋雅靜
- ▲裁製稱身
- ▲操作游戲
- ▲輕便非常
- ▲國貨製成
- ▲耐洗耐著
- ▲既合衛生
- ▲又切經濟

價目

特號	大號	一號	二號	三號	小號	號碼	童齡	甲種	乙種
十七八	十五六	十三四	十一二	九至十	七至八			一元七角	一元九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九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八角

角八加套每的夾

角四加套每套郵

上海大東
書局發行

應試者備此文具
具匣列優點
得下麗玲點
(1)富麗
(2)優美
(3)輕便
(4)完備
任何考試均宜
攜此應用

元二價實 只每

紅雪孃

·角四册一·譯蓀蕓張·

可·亦後入懷不筆情本
多·讀與仇勾殺暇之偵書
得·之其果欄父接奇··張
之·可情以·之··俠··張
佳·泣侶迷期仇·中·五·義··君
著·可結戀踪·述光於所
也·歌百被跡不·一十·一·譯
··年戕得惜女色·爐··鑄
··誠之·之以郎···銘
不·好女·身·目·文·愛

偵探

盜中空

·角五册一·譯狂茗趙·

此讀凌·視極都黑動趙
一·佳蓋誠若幹市星之君
册·探福句無·練·之·筆·譯
·小爾追物之詭神··墨·本
說·摩踪·警變···書·
者·斯亞其探誦·異·述·西·能
不·之森豪緝··其·方·以
可·概羅邁捕··雖·橫·大·極
不··蘋之······
手·愛·氣·亦·有·行·盜·警

說小名種各局書東大

戀之愛花

·角四册一·著生綠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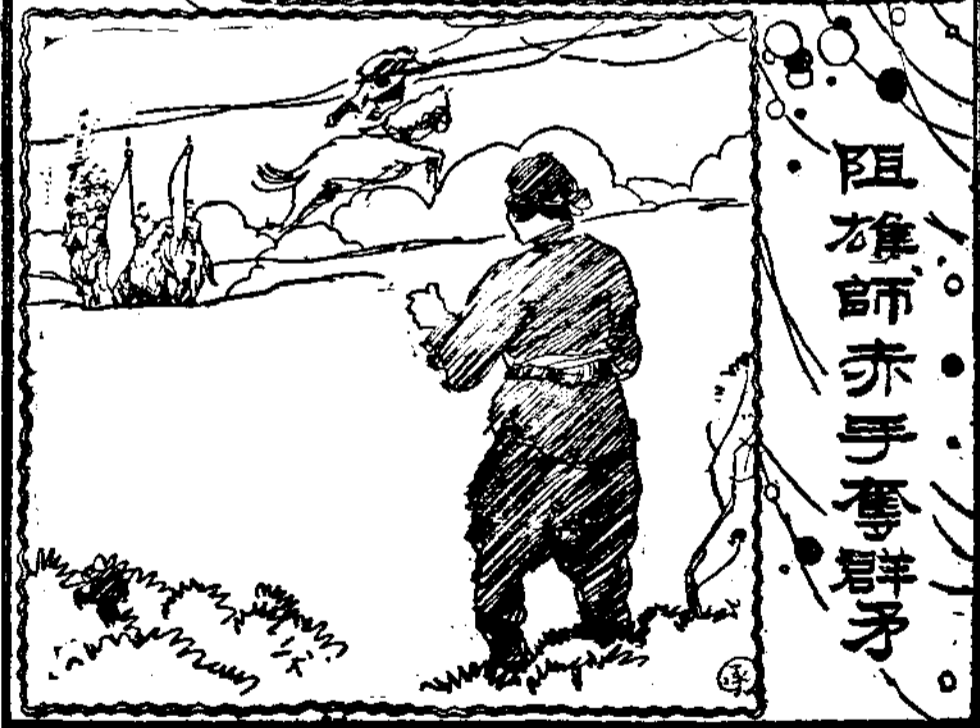
藉交男適序·於必正自
也·立女當之·手戀致規由
··場之·之如腕愛貽·戀
··上寶指何·之真悔若愛
不·復正·如·如·將誤·
可··進何··來·入·自
或·為桑·採發·····
缺·現誠俱取揮本·述·一
之·代青有··甚書···定
要·社年最程詳對·則·之

言情

蘭因記

·角二册一·著蝶小陳·

有信下人·折能多作本
此陳有意結·躍··書
妙君情外·殊然·而·運·為
筆亦人·處有紙·婉·筆·陳
也·多眉閱·陡柳·上·轉·小
··情飛之·然·暗·之·靈·
種·色頓·一·花·其·柔··君
子·舞·使·變·明·佈·情·着·得
··普·之·········
故·深·天·出·妙·曲·自·不·之





漱六山房著

第十七回

阻逐雄師赤手奪羣矛
娘當頭飛白刃

廣西潯州府金龍山是瑤山分界的地方。瑤山裏面都是住的瑤人。雖然也服從地方官的管轄，恰自有他們的該管土司和漢人，不相混雜。只要地方官不欺侮他們，他們也就相安無事。每逢趕墟的日子，一般也有瑤人拿著許多東西來和人交易。他們最喜歡的就是鹽鐵兩項最貴重的。就是刀劍軍器，從來沒有把刀劍軍器賣給別人的事。但是瑤寨裏的瑤刀，恰又是極其貴重的。廣西的那班大戶人家，偶然買到了一把瑤刀，就寶貴得了不得。相傳下來的土話，但是瑤山裏鑄造的瑤刀，只要用了符呪，就可以飛起來殺人。和劍俠的飛劍一般。所以大家

都。把。這。種。搖。刀。當。作。一。件。寶。器。其。實。從。來。沒。有。人。見。過。搖。刀。會。飛。也。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一。種。符。呪。偏。偏。的。這。一。次。潯。州。昭。平。墟。裏。會。發。現。了。一。箇。搖。女。拿。著。一。把。極。鋒。利。的。搖。刀。來。趕。墟。潯。州。府。城。裏。有。一。箇。土。財。主。洪。立。人。的。兒。子。洪。毅。夫。平。日。極。是。箇。不。安。本。分。的。人。他。家。裏。有。上。代。傳。下。來。的。一。把。搖。刀。真。能。够。削。鐵。如。泥。吹。毛。得。過。他。久。已。想。要。再。找。一。把。形。式。大。小。差。不。多。的。搖。刀。好。配。成。一。對。誇。耀。他。人。找。了。許。多。年。也。找。不。著。這。昭。平。墟。是。潯。州。府。有。名。的。大。墟。差。不。多。同。北。方。的。玉。皇。集。天。齊。集。一。般。熱。鬧。洪。毅。夫。帶。著。一。班。狐。羣。狗。黨。去。逛。墟。也。同。南。方。的。遊。園。逛。廟。一。般。一。到。墟。裏。一。眼。就。看。見。了。這。把。搖。刀。洪。毅。夫。一。見。大。喜。搶。過。去。問。那。搖。女。道。這。把。刀。是。賣。的。嗎。搖。女。點。一。點。頭。洪。毅。夫。就。接。過。刀。來。細。細。一。看。真。是。薄。同。柳。葉。光。若。秋。波。冷。颼。颼。寒。氣。侵。人。閃。爍。爍。光。芒。耀。眼。說。不。盡。那。刀。的。好。處。洪。毅。夫。是。箇。行。家。看。著。不。覺。喝。彩。道。好。刀。要。賣。多。少。錢。搖。女。說。我。不。要。錢。只。要。換。一。百。擔。鑛。鐵。洪。毅。夫。把。眼。一。瞪。喝。道。胡。說。誰。管。你。這。們。多。只。給。你。銀。子。就。是。了。搖。女。道。不。行。這。刀。不。是。我。的。是。我。們。山。裏。的。寶。物。非。要。把。一。百。擔。好。鑛。鐵。送。進。山。去。這。刀。纔。可。以。

給。你。洪。毅。夫。怒。道。我。說。給。你。銀。子。你。就。拿。銀。子。是。了。你。拿。了。銀。子。不。好。自。己。去。買。嗎。搖。女。搖。頭。道。若。是。我。們。拿。了。銀。子。辦。得。來。這。把。寶。刀。也。不。致。於。出。賣。了。說。著。就。要。把。刀。接。過。去。洪。毅。夫。心。愛。這。把。刀。如。何。肯。放。只。說。你。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這。把。刀。非。賣。給。我。不。可。洪。毅。夫。說。著。看。一。看。這。箇。搖。女。倒。也。生。得。削。肩。細。腰。明。眸。皓。齒。著。實。有。些。姿。媚。不。覺。心。上。動。了。一。動。漢。人。欺。侮。搖。女。是。慣。常。的。洪。毅。夫。看。得。了。不。在。意。就。說。你。一。定。要。換。一。百。擔。鐵。也。可。以。的。只。要。跟。著。我。回。去。自。然。有。一。百。擔。鐵。給。你。那。搖。女。十。分。乖。覺。看。著。洪。毅。夫。臉。色。不。對。况。且。搖。峒。裏。買。鐵。照。例。有。限。制。的。不。許。多。買。一。班。貪。利。的。鐵。鋪。雖。然。常。常。私。下。和。他。們。交。易。恰。不。是。當。官。的。如。今。聽。說。要。他。跟。進。府。城。裏。去。他。如。何。肯。去。趁。著。洪。毅。夫。賊。忒。嘻。嘻。的。和。他。講。話。冷。不。防。一。把。在。洪。毅。夫。手。內。搶。過。刀。來。回。頭。就。跑。洪。毅。夫。見。他。搶。了。刀。去。就。跑。不。覺。大。怒。說。這。還。了。得。快。追。上。去。把。他。的。刀。搶。過。來。解。到。衙。門。裏。去。問。他。要。一。百。擔。鐵。作。什。麼。是。那。一。箇。叫。他。來。賣。刀。的。不。是。要。造。反。嗎。這。班。人。得。不。得。一。聲。就。闕。然。答。應。擁。著。洪。毅。夫。如。飛。追。去。洪。毅。夫。雖。然。有。一。身。的。武。功。無。奈。那。班。搖。女。是。扒。山。越。嶺。

慣。的。眼。看。著。這。箇。猺。女。在。前。面。飛。奔。就。同。驚。鴻。飛。燕。一。般。早。已。把。一。班。人。落。在。後。
 面。只。有。洪。毅。夫。一。箇。人。放。出。飛。行。術。的。功。夫。緊。緊。追。來。看。看。趕。上。正。要。伸。手。去。抓。
 忽。然。間。那。猺。女。回。過。身。來。劈。面。就。是。一。刀。洪。毅。夫。手。無。寸。鐵。只。得。疾。地。一。騰。出。去。
 有。七。八。尺。遠。近。猺。女。的。刀。劈。了。箇。空。洪。毅。夫。想。著。這。箇。猺。女。就。算。有。些。本。領。料。來。
 決。不。是。我。的。對。手。只。要。趁。一。箇。空。把。他。手。裏。的。刀。搶。過。來。就。算。了。想。到。這。裏。正。要。
 奮。身。滾。進。去。不。想。一。低。頭。頂。上。早。來。了。一。道。寒。光。嗤。然。疾。落。把。洪。毅。夫。連。頭。髮。帶。
 頭。皮。削。掉。了。一。塊。登。時。鮮。血。直。噴。出。來。跌。倒。在。地。等。得。他。手。下。那。班。人。趕。過。來。這。
 箇。猺。女。已。經。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洪。毅。夫。只。好。帶。傷。回。去。這。時。候。正。是。太。平。軍。在。
 金。田。起。事。先。派。人。連。絡。各。處。的。土。司。土。司。裏。頭。也。有。贊。成。太。平。軍。的。就。想。要。收。買。
 鋼。鐵。製。造。刀。槊。箭。弩。預。備。響。應。太。平。軍。這。箇。猺。女。就。是。猺。山。土。主。董。天。斗。的。女。兒。
 他。雖。不。贊。成。太。平。軍。的。宗。旨。恰。想。做。一。筆。大。大。的。鋼。鐵。生。意。預。備。轉。賣。到。別。處。猺。
 峒。裏。頭。去。好。圖。厚。利。他。女。兒。叫。董。琪。花。恰。有。一。身。絕。好。的。功。夫。非。但。登。山。越。嶺。上。
 下。如。飛。而。且。得。了。一。箇。俠。客。的。傳。授。兼。通。劍。術。所。以。洪。毅。夫。帶。人。追。他。他。始。而。絕。

不。放。在。心。上。估。料。他。們。一。定。追。不。上。的。不。料。走。了。一。程。別。人。都。遠。遠。地。落。在。後。面。
 洪。毅。夫。一。箇。人。竟。緊。緊。的。追。上。來。他。覺。得。大。爲。詫。異。故。意。把。脚。步。放。得。慢。些。等。他。
 追。到。跟。前。飛。起。刀。來。削。了。他。一。塊。頭。皮。方。纔。回。去。洪。毅。夫。吃。了。他。這。一。刀。恰。醫。了。
 一。箇。多。月。方。纔。醫。好。湊。著。這。時。的。太。平。軍。已。經。圍。了。桂。林。分。軍。略。地。洪。立。人。本。是。
 箇。極。刻。薄。的。人。窮。人。沒。有。一。箇。不。恨。他。洪。毅。夫。更。加。無。惡。不。作。滿。城。的。人。除。了。他。
 的。羽。黨。又。沒。有。一。箇。不。怕。他。恨。他。就。有。人。說。他。是。洪。秀。全。的。一。家。早。晚。就。要。造。反。
 把。一。箇。潯。州。府。城。都。傳。遍。了。洪。毅。夫。手。下。的。人。很。多。這。般。消。息。豈。有。不。知。道。的。想。
 一。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聚。衆。起。事。據。了。府。城。再。去。迎。接。太。平。軍。地。方。官。待。要。拿。
 他。又。不。敢。輕。易。發。難。知。道。營。兵。衙。役。之。內。他。的。同。黨。很。多。萬。一。箇。拿。他。不。住。他。立。
 時。反。起。來。豈。不。大。糟。特。糟。自。討。苦。吃。洪。毅。夫。利。用。地。方。官。不。敢。拿。他。就。明。目。張。膽。
 的。招。兵。買。馬。磨。拳。擦。掌。準。備。動。手。正。帶。著。一。班。天。不。怕。地。不。收。的。人。要。去。開。放。監。
 犯。監。門。口。走。過。一。箇。少。年。男。子。雙。手。把。他。的。馬。頭。一。攔。喝。一。聲。你。們。來。做。什。麼。這。
 是。監。獄。重。地。還。不。退。去。洪。毅。夫。睜。眼。看。時。明。明。認。得。是。昨。天。來。投。效。的。趙。國。屏。怒。

道。你。不。是。趙。國。屏。嗎。怎。敢。來。擋。我。的。去。路。趙。國。屏。哈。哈。一。笑。道。你。還。在。這。裏。做。夢。嗎。你。枉。學。了。一。身。本。領。不。歸。正。道。欺。壓。平。民。也。還。罷。了。如。今。你。索。性。要。造。反。起。來。這。滿。城。百。姓。差。不。多。都。是。你。的。冤。家。今。天。這。一。箇。府。城。要。是。給。你。據。住。了。他。們。還。有。命。嗎。你。要。是。知。事。的。趕。快。把。軍。器。旗。幟。一。齊。放。下。還。可。以。饒。你。一。條。性。命。如。若。不。然。哼。哼。莫。怪。你。趙。老。爺。不。留。情。面。洪。毅。夫。不。等。趙。國。屏。說。完。已。經。氣。得。火。星。直。冒。大。喝。道。你。是。我。的。掌。旗。官。竟。敢。這。般。無。禮。來。人。快。把。他。拿。下。細。細。的。拷。問。他。是。那。一。箇。的。主。使。洪。毅。夫。一。聲。令。下。早。聽。幾。十。箇。人。齊。聲。答。應。一。擁。上。來。動。手。要。拿。趙。國。屏。把。兩。手。籠。在。袖。子。裏。冷。笑。道。你。們。有。本。領。的。儘。管。來。拿。我。要。移。了。一。步。動。了。一。動。手。就。算。是。我。輸。了。衆。人。那。由。分。說。黃。蜂。陣。一。般。的。圍。過。來。一。箇。箇。伸。出。手。去。要。抓。要。拉。那。知。道。衆。人。的。手。不。伸。到。他。身。上。還。是。罷。了。只。要。伸。到。趙。國。屏。的。身。上。或。是。碰。著。他。的。身。體。或。是。沾。著。他。的。衣。裳。沒。一。箇。不。是。一。交。跌。倒。沾。著。衣。服。的。跌。得。輕。些。碰。著。身。體。的。跌。得。重。些。有。一。箇。著。實。有。些。蠻。力。的。用。盡。平。身。之。力。把。趙。國。屏。一。推。想。要。把。他。推。倒。不。想。兩。手。推。到。他。身。上。好。像。撞。在。一。箇。軟。軟。的。皮。球。上。

皮球的彈力直彈起來把這箇人斜斜的彈了出去有三兩丈遠近又把旁邊的人撞倒了兩三箇趙國屏依然立在原處紋風不動對着洪毅夫笑道何如你再不趕快的跑你除非不要這條狗命了洪毅夫見了怒氣冲天如何肯罷大罵你們這班人都是沒用的東西拿一箇空手的人也拿不住還不快把他砍了麼洪毅夫一言未畢早見前後左右無數的刀槍劍戟紛紛的都向趙國屏亂砍亂刺趙國屏笑道好小子你們一定要領教領教趙老爺的厲害嗎說罷只見他縱身軀就地一轉使一箇旋風滴溜溜的大家都看不見他手裏拿的什麼器械也看不清他的面目衣裳只覺得一團風霧在人輪子裏刀劍叢中滾來滾去只聽得叮叮噹噹一片聲響又夾著許多劈力拍鹿同一片發喊的聲音只見衆人手裏的軍器一件件都脫手飛起來飛得滿天都是飛出人輪子裏去燈草一般的落在地下一班人也都東西倒的滾作一堆只把洪毅夫手下的這些人嚇得魂飛魄散洪毅夫騎在馬上也看得目瞪口呆大家齊發一聲喊波推浪擁般回過身就逃洪毅夫也不由得回馬要走耳邊聽得一聲霹靂道你往那裏走

洪毅夫不及回頭一條黑影在眼前一晃早把洪毅夫摀在手中一聲長笑往半空中一拋撲的跌下來跌得洪毅夫腦破頭開筋離骨折嗚呼哀哉死了趙國屏攢死了洪毅夫立定身軀看著洪毅夫的那些餘黨只是拚命的逃恨不得多生出兩只腳來免得給人追上不覺笑道你們這班狐假虎威的狗頭今天纔叫你們試試趙老爺的手段說著回身要走早有府縣官派了人來要請趙國屏到衙門裏去趙國屏大笑道我那有功夫和他們相見叫他們好好保守地方罷說著回身就走一口氣出了城門遠遠地早望見塵頭大起旗幟飛揚趙國屏知道是太平軍來了迎著來軍叫他們不要進兵太平軍如何把這樣一箇人放在心上一聲吆喝舉起丈二長的錨子對著趙國屏肚子上挑道滾你媽的蛋罷錨子挑到趙國屏身上趙國屏只順手一接輕輕地往上一掀就把這箇太平軍從馬背上掀入空中跌到幾十步之外這班太平軍不知厲害一齊發怒無數長矛光閃閃地只奔趙國屏的頭面胸腹刺來趙國屏只一轉身軀這些馬隊的長錨子撒手的撒手斷的斷還有連人飛起來的一時喊作一團太平軍主將林鳳鳴得了

這箇信息飛馬冲來見了趙國屏這般氣概不敢魯莽忙問空手攔住我們馬隊的就是他嗎大家都說是他林鳳鳴知道他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一定是箇風塵中的俠客就一馬上前問他來意趙國屏說我是要來見見你們太平軍首領的見面之後有要緊的話和他說林鳳鳴仔細打量趙國屏時見他穿著一身吉伶即溜的衣服長眉鳳目猿臂狼腰一雙眼睛中放出炯炯的光芒來四圍飛舞知道一定不是平常人物怎肯怠慢忙說在下林鳳鳴就是本軍的主將請問足下貴姓大名趙國屏道我桂林趙國屏現在寄居金龍山下林鳳鳴聽了連忙飛身下馬把手一拱道原來就是龍山大俠趙五爺久仰久仰請問五爺此來有什麼吩咐趙國屏道別無話說只請你們停止進兵這潯州府是箇偏僻的地方得之無用的何苦收拾這班百姓林鳳鳴道話雖如此但我們是奉命而來不得回兵的軍令如何敢擅自主張趙國屏想了一想道你的話也不錯現在你們的總頭領在什麼地方林鳳鳴道總頭領就是洪大元帥現在桂林府城外大營裏趙國屏道好我就見他去請你在這裏紮一紮隊伍我一會兒就回來說著不等林

鳳鳴回答呼的一陣風從林鳳鳴馬旁過去一箇趙國屏不見了林鳳鳴急忙看時只見一縷黑煙同電光般一閃就滾滾的向東去了太平軍元帥洪秀全正在大營裏頭議事只聽得一聲叫道龍山大俠趙國屏取你一支令箭去調回林鳳鳴的兵一會兒再見一陣涼風令箭架上果然不見了一支令箭大家不由大吃一驚洪秀全道這龍山大俠趙國屏我們也去招過他的他沒有肯來怎麼如今忽然來取了一支令箭去又不和我們見面這是什麼意思不要他也做了奸細麼這可是一箇心腹之患大家商議了一回沒有對付他的主意只得且自吃飯大家纔拿起飯碗來只聽得一聲我回來了大家打了一箇寒噤已見趙國屏空手立在面前洪秀全慌忙立起來再三請他一同坐下把光復河山的話來打動他趙國屏只是微笑一言不發恰從此就住在太平軍營裏不多時林鳳鳴也回來了把龍山大俠的厲害說給大家聽了大家真把趙國屏敬重得像天神一般趙國屏在太平軍中著實收了許多徒弟一路同著太平軍從桂林順流而下看著太平軍的紀律十分嚴整每到了一處地方街市上都有警衛巡察的人隔了

十。多。家。門。面。就。有。一。箇。帶。刀。的。太。平。軍。在。路。旁。站。著。趙。國。屏。同。著。幾。箇。徒。弟。出。來。閒。走。走。過。一。家。米。鋪。有。一。箇。太。平。軍。買。一。升。綠。豆。算。起。來。一。升。豆。十。箇。錢。太。平。軍。只。有。八。箇。錢。給。了。店。家。拿。著。綠。豆。就。走。店。家。自。然。不。敢。說。什。麼。太。平。軍。走。到。門。外。一。眼。看。見。了。一。箇。巡。察。隊。正。在。那。裏。看。他。不。由。心。中。一。驚。手。內。一。鬆。一。升。綠。豆。一。齊。撒。在。地。下。太。平。軍。正。低。下。頭。去。要。把。綠。豆。擄。起。來。不。防。巡。察。隊。手。起。刀。落。太。平。軍。的。一。顆。腦。袋。就。伶。伶。的。砍。了。下。來。趙。國。屏。暗。暗。贊。賞。太。平。軍。一。路。從。廣。西。出。了。湖。南。頓。時。聲。勢。大。振。從。幾。萬。人。聚。到。幾。十。萬。人。多。心。雜。號。令。不。行。那。紀。律。就。漸。漸。的。廢。弛。起。來。又。漸。漸。的。廢。弛。到。不。可。收。拾。趙。國。屏。見。了。洪。秀。全。和。楊。秀。清。的。面。就。很。很。的。指。斥。了。他。們。一。頓。楊。秀。清。本。性。多。疑。久。已。存。著。不。放。心。趙。國。屏。的。意。思。只。說。他。這。般。本。領。那。一。箇。駕。馭。得。他。他。不。變。心。還。好。倘。且。變。起。心。來。這。還。了。得。洪。秀。全。聽。了。也。覺。心。動。就。和。楊。秀。清。密。密。地。計。議。好。了。要。害。趙。國。屏。想。著。他。雖。有。一。身。金。鐘。罩。的。功。夫。刀。槍。不。入。但。是。火。槍。總。可。以。打。得。死。他。的。暗。中。調。了。二。百。名。鳥。槍。隊。想。要。趁。一。箇。便。打。死。他。如。今。見。他。公。然。指。斥。起。來。就。一。面。敷衍。著。他。一。面。

調。齊。火。鎗。隊。只。等。洪。楊。兩。箇。人。躲。進。內。營。就。四。面。火。鎗。齊。發。不。怕。他。飛。上。天。去。等。得。火。鎗。隊。已。經。調。齊。了。楊。秀。清。使。一。箇。眼。色。給。洪。秀。全。兩。箇。人。正。要。託。故。立。起。來。趙。國。屏。早。飛。起。一。腿。把。楊。秀。清。踢。倒。在。地。又。順。手。一。掌。給。了。洪。秀。全。一。箇。耳。光。喝。一。聲。可。惜。你。們。這。班。人。終。竟。不。能。成。事。這。也。是。百。姓。們。的。劫。數。說。罷。一。飛。身。從。衆。人。頭。上。飛。了。出。去。這。班。火。鎗。隊。只。覺。得。頭。頂。上。颼。颼。的。一。陣。風。過。去。連。影。子。也。沒。有。看。見。一。箇。一。霎。時。趙。國。屏。走。得。不。知。去。向。連。他。那。班。徒。弟。也。一。齊。都。帶。走。了。趙。國。屏。就。是。金。龍。山。下。有。名。的。龍。山。大。俠。精。通。劍。術。內。外。功。都。好。到。絕。頂。有。沾。衣。十。八。跌。和。空。手。奮。白。刃。的。本。領。他。知。道。清。朝。氣。運。將。終。南。北。各。省。的。人。民。定。有。一。番。劫。數。他。本。貫。是。遼。東。人。遠。祖。得。了。張。三。丰。的。武。當。真。傳。後。來。纔。移。到。廣。西。桂。林。他。於。家。傳。武。藝。之。外。更。跟。著。峨。眉。山。的。雲。水。和。尙。學。成。劍。術。看。著。桂。林。陽。朔。的。山。水。雖。然。極。天。下。之。大。觀。但。是。只。有。清。奇。挺。拔。之。形。沒。有。聯。合。回。環。之。勢。他。就。周。歷。廣。西。各。處。察。看。形。勢。看。到。潯。州。府。的。金。龍。山。覺。得。山。勢。軒。舉。好。像。一。條。龍。要。在。平。地。上。飛。起。來。的。一。般。所。以。就。住。在。金。龍。山。下。一。班。猿。人。見。他。具。有。這。般。絕。藝。一。箇。箇。

都敬重他。求他教授功夫。董琪花也是他的徒弟。他看著廣西應出異人。所以太平軍起事之後。他雖然不肯受他的聘。恰借著洪毅夫的事。要去看洪秀全。究竟是何等樣人。及至見了洪秀全。覺得他面上雖然有些庸福。恰沒有什麼大作。爲不過他們的紀律。實在森嚴。竟是從古以來的統兵將領所辦不到的。趙國屏由不得十分稱嘆。只說洪秀全可以成事。那知出了湖南之後。太平軍聲勢一天大似一天。投附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那紀律恰一天壞似一天。一班首先起事的人。意見又一天深似一天。慢慢的竟壞到不可收拾。到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更兼楊秀清見了趙國屏。就有些失張失致。趙國屏心上豈不明白。就給了楊秀清一腿。送了洪秀全一掌。飛身遁出。洪營依然回到金龍山下。存神煉氣了幾年。又從廣西轉到廣東。來教授了幾箇徒弟。何紫蘭就是他近年來最得意的高徒。就是這箇革命同志會。也是趙國屏和何紫蘭師徒兩箇聯合發起的。發起之後。趙國屏就到川陝一帶游行考察。延攬英雄去了。同志會的事。就一齊交給何紫蘭主持。這一次柳安石出了這箇示威的主意。大家都覺這主意不差。可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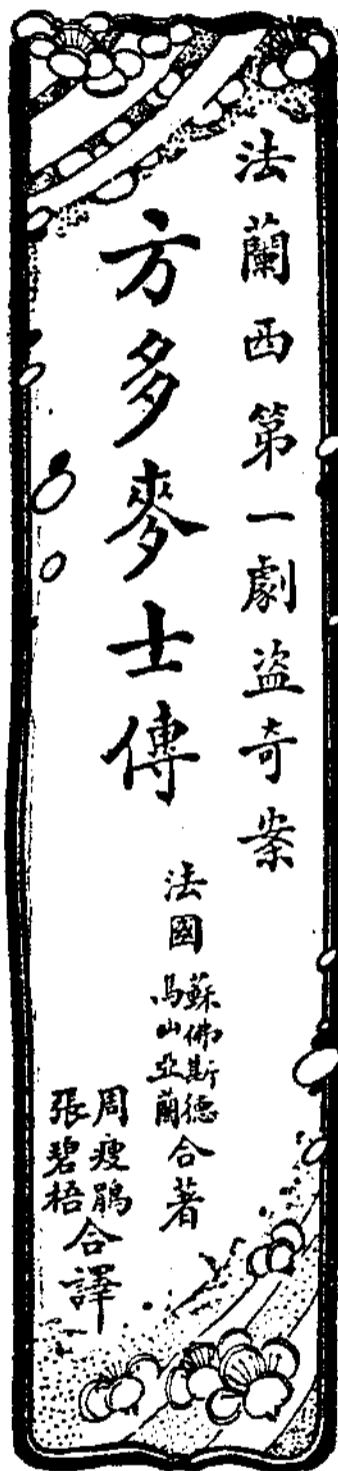
一。樣。難。處。大。家。一。時。解。決。不。來。不。知。這。件。事。有。什。麼。爲。難。請。看。下。文。分。解。



潮· 屑 瓊

昔有某士人弔高麗古戰場詩云。白玉山前戰骨香。紙錢弔鬼太淒涼。柳車馬革無消息。多少生妻已下堂。寥寥廿八字。淒涼之處。不減李華之弔古戰場文也。大地逐鹿。干戈紛擾。願以此詩。爲我中華健兒一誦之。

宋祁之錦纏道詞曰。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畫。觀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胭脂透。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醺醺尙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結尾數句。不在牧童遙指杏花村一詩下也。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馬蘇佛斯德合著

周瘦鵬合譯
張碧梧

第二十七回

奇凶重來心機枉費
奇峯再起口舌徒勞

早晨五點鐘尼貝落班後回到他自己的屋中。他在床上往常他睡到床上便沈酣睡去現在卻再也不能閉眼因為他對於甘恩逃走的事實是在同謀神經受了重大的激刺一時不能寧貼。

門上的小洞朝裏張望只見甘恩已在床上做好了。一箇剛在睡覺的假的人形這人形做得很好等到獄官到來忽忽的查看時必能把他欺瞞過去這是顯明無疑的事實甘恩必已安全的逃走因為倘然他已被捕那必然是轟動一時人人皆知。

在昨晚六點鐘前不多幾分鐘他趁著沒有別箇獄守在旁把甘恩從一百二十七號獄室領到一百二十九號獄室裏讓他從那裏溜上屋頂到了六點鐘他上班的時候尼貝會推開一百二十七號獄室。

這些回憶都湧到這箇神經不安的人的心頭。但是他曉得他這回子的最難的部份仍未能解決。第一他怎樣做出驚異和苦悶的神情在他現在回到



獄○中○他○的○同○事○們○告○訴○他○那○箇○罪○犯○逃○走○的○事○第○二○
警○察○們○向○他○查○問○時○他○怎○樣○做○出○很○自○然○的○態○度○拿○
甚○麼○適○宜○的○話○去○回○答○便○是○富○士○勒○也○著○實○不○容○易○
對○付○他○知○道○了○他○的○這○箇○罪○犯○逃○走○定○是○非○常○的○震○
怒○尼○貝○斟○酌○了○好○一○會○決○定○假○作○莫○明○其○妙○的○態○度○
甚○致○做○到○愚○拙○的○地○步○他○寧○可○被○人○喚○做○蠢○奴○卻○不○
可○被○人○察○覺○他○是○一○箇○詭○譎○的○人○是○一○箇○同○謀○者○
大○約○在○十○一○點○半○鐘○尼○貝○從○床○上○起○來○這○時○候○甘○
恩○逃○走○的○事○必○已○鬧○得○獄○中○人○箇○箇○知○道○那○箇○值○差○
的○獄○守○必○是○在○約○摸○七○點○鐘○時○去○到○那○間○獄○室○喚○醒○
這○箇○罪○犯○縱○然○當○時○未○會○發○覺○等○到○了○八○點○鐘○一○定○
曉○得○那○獄○室○中○是○空○無○一○人○因○為○八○點○鐘○是○罪○犯○們○
進○早○餐○的○時○刻○然○後——
尼○貝○從○他○的○屋○中○走○往○監○獄○正○遇○著○一○羣○泥○水○匠○
從○裏○面○走○出○去○進○中○餐○他○連○忙○穿○過○街○道○向○他○們○走○

去○巴○望○聽○到○一○些○消○息○但○他○們○默○不○作○聲○的○從○他○身○
旁○走○過○祇○有○一○兩○箇○人○朝○他○隨○便○的○點○了○點○頭○或○是○
說○了○一○句○普○通○的○客○套○話○起○初○尼○貝○以○為○他○們○不○作○
聲○是○一○種○不○佳○的○暗○示○他○們○也○許○受○過○獄○官○的○警○告○
不○許○向○他○透○露○一○些○消○息○但○是○他○又○想○到○甘○恩○逃○走○
縱○已○發○現○獄○官○也○許○是○暫○守○秘○密○必○不○許○給○他○們○知○
道○關○得○人○人○皆○知○的○
他○在○走○到○獄○門○口○時○心○跳○得○很○劇○烈○管○門○人○老○毛○
林○將○對○他○說○些○甚○麼○呢○但○是○老○毛○林○正○忙○著○煽○旺○他○
竈○爐○中○的○火○免○得○濃○煙○充○滿○了○他○的○室○中○他○很○專○定○
的○站○著○瞧○見○尼○貝○向○他○招○呼○便○也○點○頭○還○禮○卻○一○句○
話○也○沒○說○
「這○就○希○奇○極○了」尼○貝○心○想○他○走○過○了○大○院○落○
朝○著○院○落○那○端○的○辦○公○室○走○去○從○窗○戶○中○他○瞧○見○室○
中○的○辦○事○員○祇○有○不○多○幾○人○在○伏○案○辦○公○大○多○數○卻○



在讀報他們的臉上都沒有特殊與奮神情的表現。接著他又走到獄守們的駐所，卻也是默然走過，沒一人對他講話。

尼貝的神經緊張極了，幾乎不能自持。要拉過一箇值差的獄守來向他探問一切，這樣一箇重要的罪犯——是害死貝薩貴族的凶手——既經逃走，獄中怎會這樣若無其事呢？他一心要奔上樓梯去，到一百二十七號獄室問那箇在他之後值差的獄守。那箇獄守定是知道一切的不過，他心中雖很焦急，表面上仍是鎮定如常，一步步的走上樓梯，一些慌張的神情沒有他走到了他的值差地位時，鐘剛敲十二點，又正是他來值差的時候了。

「好呀，考拉司。」他對這箇獄守說：「我來了，你可以去了。」

「你好。」這箇獄守說：「我立刻就要走，夜間六

點鐘我再來。」他便舉步要走。

「各事都很妥當嗎？」尼貝問他，竭力做他的聲音和往常一樣的沈著，但是有一些兒顫抖。

「都很妥當。」考拉司很自然的回答，當即走開了。

★ ★ ★

尼貝再也忍耐不住了，朝四下裏瞧瞧，無人便跑到甘恩的獄室前，伸手把門推開。

甘恩仍在室中正坐，在他的床脚下，兩腿盤著，膝上放著一本袖珍簿，非常注意的寫著，甚麼似乎並未察覺。尼貝突然的衝進。

「噢，你仍在這裏嗎？」這箇驚駭的獄守喃喃的問。

甘恩擡起頭，凝視著這獄守：「是的，我在這裏。」



各種回憶一齊擁在他的腦中。然而他一句話也說不出。莫非這計劃被人發覺在甘恩未及逃走之前嗎？也許是獄官故意拿甘恩做箇中間人設下了一箇陷阱試驗他到底是否忠心嗎？尼貝的臉色蒼白了。倚在牆上支撐住他的身體。後來甘恩再開口講話。並先向他笑了一笑。

「你不必這樣的恐懼。」他說。「我是在這裏。但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譬如沒有昨天的那回事——那回事就此算終了了。」

「那末你是不會走了。你是不會走嗎？」尼貝再問。

「不會走。」甘恩回答。你雖是這樣發急。可是我告訴你的。祇是我到了最後的時間。忽的害怕起來。不敢冒這大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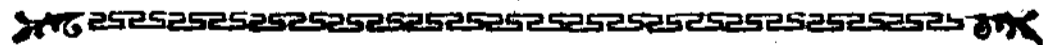
尼貝朝獄室的四下裏瞧了一遍。只見在洗面器

的下方放著一箇小衣捲。正是昨天他帶給這箇罪犯的。他心想如今第一件事應該先除掉這些危險物件。因為這些物件在甘恩的獄室中倘被發覺。必將引起很大的嫌疑。他便拿起這箇衣捲。忽忽的塞在他自己衣服的下面。但是這些物件已是潮濕。他不由得驚呼了一聲。從他的經歷上他曉得昨夜落了一夜的雨。不會停止過。

「甘恩。」他興奮的說。「你是故弄狡狴了。這些物件都已潮濕。你昨夜必曾出去過。否則這箇不會潮濕到這樣。」

甘恩表示同情的笑了。

「這到很厲害。」他說。「這正是一箇很好的憑證呀。」尼貝正要他把這衣捲給他瞧。看他已經料到。便承認說。「是的。我本想走出去——昨晚已經走到那辦事室。但後來忽的心中一怕。到底又回到





了。屋頂上。但是在。我。回到。一百二十九號。獄室。中。時。我。覺。察。我。已。不。能。回。到。我。自。己。的。獄。室。因。為。一。百二十九號的獄門已經在外面落了鎖這箇你當然是曉得的。我為著。避。開。檢。查。便。又。回。到。屋。頂。上。在。那。裏。過。了。一。夜。等。到。了。天。明。趁。著。工。人。們。進。來。紛。亂。的。當兒。我。留。下。了。屋。頂。他。們。是。正。待。爬。上。去。我。既。到。了。地。而。便。順。著。走。廊。奔。跑。溜。進。我。自。己。的。獄。室。你。那。朋。友。考。拉。司。給。我。早。餐。時。他。並。未。曉。得。我。的。獄。門。未。曾。上。鎖。——隨。即。你。便。來。了。」

他。這。一。番。解。說。雖。尚。近。於。情。理。可。是。尼。貝。聽。了。仍。不。能。無。疑。這。件。事。能。夠。打。銷。原。也。很。好。但。尼。貝。很。狐。疑。那。位。夫。人。對。於。這。事。將。怎。樣。應。付。呢。甘。恩。既。未。出。獄。祇。在。屋。頂。上。往。來。了。一。趟。伊。又。怎。肯。付。給。一。萬。佛。郎。的。巨。款。呢。伊。究。將。怎。樣。辦。理。呢。尼。貝。便。把。這。意。思。向。甘。恩。說。了。甘。恩。忽。大。笑。起。來。

「這事並未完全結束。」他說。『實在是剛正開始。我們祇是試試。你要曉得你的性格啊。你儘管放心。尼貝甘恩在這時候會得仍在獄中。因為自有他在此的理由。然而誰能預料到將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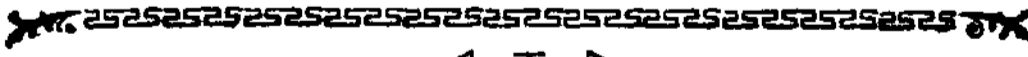
這已是甘恩前往操練場的時候了。尼貝便重復做出莊嚴的態度。這是各箇獄守對待罪犯所必有去。的態度。他當即引著這箇殺人的凶手。走往操練場。

富士勒坐在法院中。他的辦事室裏。正和裘夫談話。裘夫已向他說了許多。他聽得很是注意。

「我再告訴你先生。我以為在甘恩的室中。尋著這張軍用地圖。委實是關係重大。」

「是的嗎？」富士勒說。

「我可把緣故告訴給你。」裘夫說。『大約一年。



前○我○正○辦○理○蘭○倫○夫○人○在○波○柔○別○墅○被○害○的○一○案○時○
會○尋○著○一○片○地○圖○上○而○有○我○當○時○所○在○的○地○點○我○便○
把○那○片○地○圖○交○給○承○審○那○案○的○檢○察○官○普○萊○施○他○以○
爲○不○很○重○要○當○時○我○也○不○以○爲○是○甚○麼○新○證○據○
「○是○呀○」○富○士○勒○說○「○尋○著○一○片○或○一○張○地○圖○上○
面○有○你○所○在○的○地○點○這○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事○」
「○當○時○普○萊○施○也○是○這○樣○的○對○我○說○」○裘○夫○笑○著○
說○「○我○可○拿○當○時○回○答○他○的○話○如○今○再○來○回○答○你○倘○
有○一○天○我○們○能○尋○著○這○地○圖○的○那○一○片○和○這○一○片○正○
拼○成○一○張○完○美○的○地○圖○我○們○定○能○尋○出○這○地○圖○的○主○
人○再○從○這○上○面○追○出○些○甚○麼○糾○纏○來○」
「○怎○樣○的○追○出○呢○」○富○士○勒○說○
「○這○是○很○容○易○的○」○裘○夫○說○「○第○一○片○地○圖○是○在○
波○柔○別○墅○中○尋○著○是○屬○於○X○的○我○原○不○曉○得○X○是○誰○
但○是○現○今○在○巴○黎○城○甘○恩○的○室○中○又○尋○著○了○第○二○片○

這○第○二○片○當○然○是○甘○恩○所○有○這○兩○片○地○圖○拼○合○起○來○
倘○然○正○是○一○張○完○全○的○地○圖○我○便○可○曉○得○第○一○片○的○
主○人○X○正○是○第○二○片○的○主○人○甘○恩○
「○你○將○怎○樣○的○證○明○呢○」○富○士○勒○問○
「○這○也○不○難○我○們○已○去○喚○陶○龍○了○」○裘○夫○回○答○「
他○是○蘭○倫○夫○人○的○管○家○人○關○於○蘭○倫○夫○人○被○害○的○事○
他○完○全○曉○得○那○一○片○地○圖○他○也○許○還○收○藏○著○祇○須○叫○
他○拿○出○那○片○拼○湊○一○下○立○刻○便○可○有○了○切○實○的○答○案○
」
「○是○的○」○富○士○勒○說○「○但○是○你○這○一○著○縱○然○成○功○
又○有○甚○麼○重○要○關○係○呢○你○莫○非○根○據○這○一○點○就○認○定○
甘○恩○和○害○死○蘭○倫○夫○人○的○凶○手○正○是○一○箇○人○嗎○這○箇○
似○乎○近○於○武○斷○了○罷○我○還○記○得○蘭○倫○夫○人○案○的○凶○手○
是○賈○賈○士○賈○賈○士○在○犯○案○之○後○已○經○自○殺○死○了○對○嗎○



裘夫微微搖頭

「我們等著瞧罷」他祇說了這一句

★ ★ ★

法官的書記走到室中突然打斷室中人的談話

「共有兩件案子」他說「有好幾箇罪犯和證

人們要審問他把兩大捲文件放在法官的面前等

候法官簽字對於兩案中人是否釋放或是有別樣

的感治

第一捲文件引起了裘夫的注意面上寫著「皇

宮旅社案」

「關於洛森夫人和丹尼桃公主的劫案可有甚

麼新發展嗎」他問法官搖了搖頭他便再說「此

刻你要去審問墨勒嗎」

「是的」法官說「立刻就要去」

「審問之後你不是還要審問和貝薩案有關的

甘恩嗎」

「正是如此」

「我要求你把這兩個人帶到這裏當著我的面叫

他們對質可好嗎」

富士勒驚異的擡頭望著裘夫他不能明白這兩

件絕對無關的案件有甚麼牽連裘夫懷著甚麼意

念要叫這箇害死貝薩貴族的凶手和那箇大眾認

做慣在旅社做賊的賊人當面對質呢裘夫雖是老

於辦案最能融會貫通也許對於現在這種情勢有

些誤認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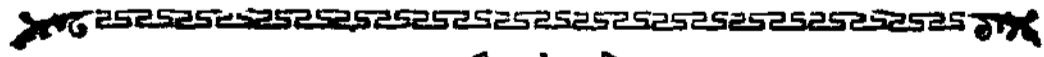
「你要這樣你腦中藏著甚麼意念呢」富士勒

說

「我已得到一箇紅疤在我的手掌中」裘夫笑

著回答可是富士勒自承不解裘夫便再加以說明

「我們曉得那箇在皇宮旅社做案的賊人會厲害





的燒傷了一隻手在他在丹桃尼公主的浴室中斷電線的時候約摸在不多幾箇星期前我正在搜尋一箇會因這樣受傷手中有傷痕的人結果竟得搜著我便尾隨著他當夜就想拘捕那真使我萬分的驚異原來這人正是甘恩後來竟被他逃走但是終於被捕我察看他的右手手的掌心果然有一箇傷疤因為相隔的時日已多疤痕已經褪淡我說到這裏你總該明瞭了我的意思罷」

「是的我懂得了」富士勒說「我聽了這段話著實快活因為他們兩人現今都在我這裏我先喚墨勒進來好嗎」

裘夫點頭稱好

「你仍不肯承認嗎」富士勒說「你不是會分付開門放出那箇紅髮的侍役嗎」

「是的先生」這箇守夜人回答「在那天

的晚間有一箇新來的侍役加入那旅社我先前的會見過他在我瞧見他時我以為他是先一天受僱侍役所以我分付他們替他開門這便是實在的真情」

「這是完全的真情嗎」

「差不多是完全了」

「你會說倘把那箇賊人帶到你的面前你能認識他是嗎」富士勒說

「是的」墨勒點頭說

「好」富士勒說當即分付他的書記帶進那第二箇人來

這書記應命退出甘恩隨即由兩箇法警夾掖著走到室中幫辦律師西拉司隨在後面甘恩走進室時從窗中射進的陽光剛正射在他的臉上富士勒便大聲發箇命令





「墨勒掉轉身，瞧瞧這箇人。」

墨勒便撥轉身來，望著甘恩，甘恩毫無退縮之狀。

「你認識這箇人嗎？」富士勒問。

墨勒搔搔頭，又朝甘恩望了一下，旋即搖搖頭。

「不認識先生。」

「甘恩張開你的右手。」富士勒分付。「伸出來。」

他掉頭向著墨勒，「站在你面前的這人，手心似

曾被燒傷，觀於這箇傷疤，你不能憶出你曾在皇宮

旅社見過他嗎？」

墨勒向甘恩連連的搖頭。

「老實說，先生，雖然我若說認識他，和我很有利

益，但是在我的良知上，我委實不認識他。」

富士勒和裘夫談了一會兒，裘夫露出表示同情

的笑容，富士勒便再向著這箇守夜人。

「墨勒」他說：「法庭上很誇贊你忠實，你就可

恢復自由，不過，逢到法庭傳喚時，你務必前來。」他分付法警領著墨勒走去。

甘恩的案情，他認為格外重要，也更引起他的

注意，他分付這箇罪犯，站在他的面前，裘夫卻退到

室中，一箇黑暗的壁角，兩眼直視著甘恩。

「甘恩」他開始說：「在去年十二月的下半月，

你怎樣消費了你的光陰，你能向我詳說一番嗎？」

甘恩不提防他有這一問，露出狐疑的神態，富士

勒似已料到這一層，正要分付帶陶龍進來，門上忽

有人敲門，他的書記便去開門，見有一箇警察站在

門口，這警察剛說了一句話，書記已驚呼出來，回身

向著富士勒。

「哦，富士勒先生，聽呀，他們剛正告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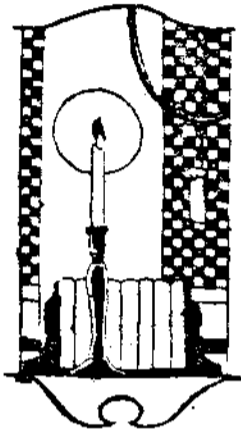
但是這箇警察已經走進向富士勒行了箇禮，並

遞過一封信，富士勒忽忽的拆開觀看。





兩幅起早的寫真……佩玉女士
 戀愛哲學……張嫺女士
 楊了公軼聞……綺華女士
 勝利……綺城女士
 佛妻……茅青女士
 可怖的一幕……懿新女士
 美人與金錢……恨波女士
 蓮花落攷源……瓊瑤女士
 寂寞……蕤莉女士



晨
光熹微。雀噪

鳥啼。野草開花上。都合著
露珠滴滴。幾箇衣衫襤褸的
農夫。已在田中工作好久。

兩幅起早的寫真

佩玉女士

插秧半畝了。仰起頭看看日
 兒。尙露出半面在東方。都
 市的人見了。驚奇的說道。
 『呀。真真起得早。』
 一條行人稀少的馬路上。
 電燈尙放著暗淡之光。抹了
 擔的菜販。氣喘喘地奔跑。
 叭叭的汽笛響了。一輛裝璜
 美麗的汽車。風馳電掣的來
 了。車中坐著一對如花如玉

的美眷。睡眼朦朧。神態疲憊。鄉下人見了。驚奇的說

道。「呀。真真起得早。」

究竟誰是真真起得早。
★ ★ ★ ★



戀愛哲學

張·嫻·女·士

一

△ 李先生和他的戀人

C女士。當走進影戲院時。伊向他嫣然一笑。李先生想。「這是多麼的嬌媚。純潔。而可愛呵。」

但一會兒。C女士又遇見

一對男女的黑影。在樹蔭

◁ 二 ▷

了一箇男子。也點頭笑著。裏搖動不定。
立刻使李先生混身不安起來。「我不信。你真的愛我了嗎。」
他想。「這一笑充滿了淫賤可怕。」多麼的難看啊。「天哪。說謊的人。是要下地獄的。」
「但是有什麼憑證呢。」

二

「吾愛。——你叫我做什麼事。我都去做。我服從你一切的命令。」



接著女的又說道。『那末。請你給我二百塊錢……』這時候。只有鴉雀啾啾之

聲。其餘全都寂然了。
★ ★ ★ ★ ★

楊了公軼聞

綺華女士

雲 間才子楊了公

• 聞名江南。作故已半載。遺聞軼事。數見報端。余與了公先生有同鄉之誼。知之較詳。茲將未曾道及者。補述如下。
了公初字幾園。晚號了公

• 以公初亦我松富戶。後因創設松江孤貧兒院。及其他地方公益事業。傾其家產十分之九。遂名了公。其蓄意可敬可佩。誠愧煞一般守財奴矣。先生對於詩詞。有獨到處。且落筆即成。令人嘆服。憶於甲子春。先生避暑

於西子湖畔廣化寺中。閒居無事。喜與青年學子。說古論今。吟詩屬對。以消永晝。一日泛湖過雷峯塔。適同學陳女士佩壁乞墨寶。先生遂於尺頁上。振筆疾書云。
「雷峯一塔何其矮。終歲依山不出頭。何必高臨山巔下

。至此先生蹙然云。如是太輕視雷峯矣。不得不以結句讚美之。向余一笑。又書末句云。「憑空獨立亦千秋。」閣舟無不拍案叫絕。今

則塔頽人亡。不禁有今昔之慨。後贈余一橫額。上書近作菩薩蠻一首。筆既蒼秀。詞更可誦。憶其上半闕云「葉黃吹似飛黃蝶。蝶黃飛似

吹黃葉。秋暮倚高樓。樓高倚暮秋。」下半闕有「佛心傳古偈。偈古傳心佛」句。亦可見先生晚年之參透禪機矣。



勝利

綺城女士



寒暑表已升到九十度了。雖然在晚上。天氣還很熱。靜倚在臨溪的一箇小樓欄杆上。四周的柳色。

映著河水。顯出一種黯碧色。蟬聲依然喧鬧著。靜自言自語道。「玲何以還不來呢。」

這是靜和玲畢身最可紀念

的事了。十年以前。他倆方纔訂婚。靜本來是處在大家庭裏的。自祖父祖母一直到伯叔兄弟。多至二三十人。於是天天不是姑媳吵嘴。便

婦女之樂園

是妯娌鬥氣。不是兄弟爭執。人富於宗族觀念。對於十世。可是理想到底是理想。事實。便是姊妹詬罵。雖說中國同居的表示口頭上的贊美。畢竟是事實。人多口雜。祇要二世同居。將來無論如何。

支脈相傳。已足釀起家庭。絕大的糾紛。靜每次遇著玲。總對這件事慨乎言之。並且曾經向玲說。

佛妻 茅·青·女·士

現在有人提議，和尚娶妻，尼姑出嫁，倘使實行了，這倒是很好的辦法，免得那班青年僧尼，犧牲一生幸福，過那青燈古佛，梵唄蒲團的單調的生活，雖然有的是因了種種煩惱，忍而出家，有的卻未必甘心一世這樣的過去，六根未淨，沒有不動凡念的，考梵書運經註，佛有妻名耶須。佛既有妻，僧當然有例可援了。僧尼都是信仰佛教，兩性可以向異性同志求終身伴侶，並且可以舉行佛教式的結婚典禮。不知我們可有眼福看到。

我倆總希望能單獨同居在一間清雅絕俗的小樓上。我自信我倆的小家庭裏。必可充滿著愉快的空氣。永遠永遠。不會發生

爭端。為什麼呢。因為我倆各有溫和的性情。各有互讓的精神。我不好時。祇消您了。也笑道。『但希望你努力。為社會為國家去努力。可是。』

婦女之樂園

心目中的鵲的。還是念念不忘十年前的密約。到了現在。靜已有了相當的基礎。畫樓一角中。便載著他的滿腔熱望而實現了。

今天是靜和玲組織小家庭的第一天。天氣很熱。他倆整理了一天。一方又要招待來祝賀的朋友們。到晚。身體已非常疲乏了。靜浴後就到欄邊來小立著。低頭望著溪水。無端的勾起了不少的往事。眼見得目前的勝利。心裏更有無限的快慰。

香風過處。玲早已跑近靜

的身旁。靜將椅放在一邊。請玲坐下。問道。「玲。我倆十年前的願望。今天總算達到了。你在開始做主婦的當兒。心裏的感想如何。」

玲笑道。「這完全是您的努力。吃盡辛苦。方始達到光明之域。我無功受祿。是何等的慚愧啊。」靜似乎很不願意聽這話。拍著玲的肩道。「這是什麼話呢。沒有你的鼓勵。我敢說絕對不會有今日。論功行賞。你比我更勝一籌。以後希望我們實踐愉快家庭的宿諾。永遠破除

大家庭的積弊。」說著。身體已漸漸地向前移動。到貼近到玲的身邊時。涎著臉說。「親愛的。你能允許我一……嗎。」

玲羞得頭也擡不起來了。綠蔭中的鳥聲。清脆和婉的歌著。似乎也在那裏慶祝他倆的勝利。





綠
綺幽幽地醒來

可怖的一幕

藍新女士

• 張開眼一看。見自己躺在一隻板鋪上。旁邊立著一箇穿灰色長衫的人。還立著幾箇短衣窄袖的。『呀。這裏是甚麼地方。』伊驚訝地問。『好了。現在好了。』好了。救醒了。』他們一邊連聲的喊着。伊這才記起。自己方才跳在黃浦裏。大約為

他們救起來了。要想爬起來。卻一些氣力也沒有。身上的水。還沒有淋乾。覺得寒氣入骨。伊嘆了口氣。重又躺下了。那穿灰色長衫的問。『你姓甚麼。住在那裏。可要送你回家麼。這裏是救生局。』伊有氣沒力的答。『我沒有家。我有一箇寄娘。伊住在白克路。請你明天給我送箇信去。』他答應著出

去。他們也都出去了。室中死寂地。一些聲音也沒有。祇有伊擁著條薄被。對著一盞鬼火也似的洋燈發怔。眼前好像開映影戲。一幕一幕的表演伊過去的事實。伊想著了已過了的黃金般的童年時代。雖然住在一箇小小的南潯鎮上。沒有繁華的去處。卻也同一班小朋友。愉快地過日子。後來到上

婦女之樂圖

海來。升入中學。許多親戚同學。都私羨我的幸運。那裏知道我到了上海。不走康莊光明的大道。卻走入了黑暗的小弄。把一箇陰酷殘忍的施惠民。認做了唯一的多情者。給他棄掉了。還不知道悔悟。寧願墮落。寧願做一箇茶博士。遇到了一箇小學裏的同學。伊好意勸我。不要當這拋頭露面的茶役。伊願意送我回去。但我卻沒有答允。——沒有面目回去。並且這時剛認識一箇姓俞的。怎肯捨了他。回我寂寞的家去呢。不久。我的母親尋來了。伊哭著勸著。定要我回去。咳。可憐一箇無恥不肖的逃女。還是慈母心中的寶貝呢。伊想到這裏。把一雙枯柴般的拳頭。捶著胸哭著說。『爲什麼不跟母親回去。不去安慰伊。反而逼死伊呢。』伊不忍想了。把雙手遮住了眼簾。不忍看這一幕一幕的幻影。——但是不能。——這幻影又在伊手掌中開映了。

伊母親胃氣痛得滾倒在床上。一邊哭。一邊仍舊兩眼望著伊。希冀伊能夠可憐見伊。答允伊回去。伊斜倚在樓角上。臉上滿佈著冷笑。『你管得了我麼。甚麼敗辱門風。給親戚們恥笑。我都不知道。你要想關我在籠裏。現在世界。是行不通的了。你這樣不通世故的人。不痛死。痛死誰呢。我現在忙得很呢。沒有工夫同你講。你要死。一箇人靜靜兒死罷。』伊氣虎虎的說完了跑出去。隱約的看見伊的母親。噴了一床鮮紅的血。……伊懺悔了。伊希望伊立刻死去。

見伊泉下的慈母。不忍回憶

這可怖的一幕。伊悲慘地哭

得離去了。



美人與金錢

恨波女士



楊柳似的細腰。

秋波似的雙瞳。鵝蛋似的臉兒。大方的態度。活潑的舉止。任是誰見了。都說A女士委實是天上降謫下來的安琪兒。伊既秀於外。卻又慧於中。不獨學貫中西。卻又

酷嗜音樂。本來藝術須乘天才。伊既奏得純熟的披亞那樂器。一時仰慕伊的人們。簡直人人都希望得伊的雀屏中選。可是在A女士的慧眼。惟有T君和H君。具伊所賞識而加以特殊的待遇的

但是。『愛』斷不能有第三者的參入。於是A女士的一寸芳心。不免志忑不寧。T君富於情而吝於資。H君則既多財而又多情。天下惟金錢之勢力最為偉大。T與H之戰也卒為H所勝。堂堂堂禮拜堂的鐘聲。打

得震天價的響。A女士打扮着新娘的裝飾。美態得有如天仙化人。且君年少英俊。誰不稱羨這一對神仙佳侶。

鍾牧師莊嚴而神聖地站在新人中間。琅琅的念着聖經中的禮節。接着對新郎說。

「無論伊有疾病痛苦。你必須愛護伊。如父母一般的敬愛伊。」且含笑應允。

可憐的T在人叢中。兩眼含着滿眶的淚珠。巍顛顛地。把封袋裏的紅綠紙片。不住地向新人搖擲。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晨光熹微。漸漸地由淡而赤。一輪紅日。照映在茜紗窗上。靜寂寂地。祇聽得室中粧臺上的小鐘。

點點的的走箇不停。多情的陽光。卻又經過玻璃窗而映在羅帳裏。照見瘦削的A女士

。蓋上了厚重的鴨絨被。再也瞧不見伊當日娥媚的細腰

。嬌嫩的臉兒。在先前誰也不嘖嘖稱羨。說伊的臉蛋。委實吹彈得破。可是現在呢。枯燥的皮膚。愈顯出焦黃和慘白。兩箇水汪汪的妙目

。卻又深深地凹進去了。二

邊額骨高聳……啊。這不是當日以美豔鳴於社會的A女士嗎。不久A女士逝世的消息。轟傳社會。T君發狂似的痛哭。末後他忽然憤憤地

去責問且。「你難道已忘卻鍾牧師說的。『無論伊有疾病痛苦。你都須愛護伊』嗎

。誰知你非但不去愛護伊。還鎮日夜的在外冶遊。你——

——你——」且仰天大笑道。「呵呵。鍾牧師說的話。那都是禮節中的慣語。試問誰能遵守呢。天下最難得的是

金錢。最易得的便是美人。

你當日要有了金錢。A何嘗

不是屬於你呢……」

★ ★ ★ ★



蓮花落攷源

瓊瑤女士



「蓮花落」這種

歌曲，現在是乞丐們隨機應變，信口謔成，用來賣錢的

。中國各地，都流行着；算是一種普遍的民間文藝。

這種「蓮花落」，宋明以來，唱的都是乞丐；然而起源似出於佛家的「落花」，本是和尚唱的。

通俗編云：「五燈會元：

「俞道婆嘗隨衆參琅琊，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大悟。

」則蓮花落爲丐者所唱曲名，其亦已久。」按五燈會元

爲宋釋普濟所撰。明歸玄恭

的萬古愁曲，有云：

「遇着那野柵子，參幾

句禪機妙。

遇着那老道士，訪幾處

蓬壺島。

遇着那乞丐兒，唱一回

蓮花落。

遇着那村農夫，醉一回

田家樂。」

由這些話看來，可見宋明

以來，即是由乞丐唱的。至

其名或作蓮花樂，或作蓮花

落，而現在兩湖地方則稱蓮

花關。萬古愁曲以「落」上

與「妙，鳥」叶韻，下與「弔，澆，倒」叶韻，則落字在明朝已讀如「鬧」了。

唐初釋道宣說：

「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撒唱畢，拘撒泉貝。別請設座，廣設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鈔奇，一期之赴

捷也。」（續高僧傳卷四
十論）

這種「落花」其目的方面在宣傳佛法，一方面在得擅越的佈施；故須通俗，使人人能曉。後來中國的乞丐，利用他得佈施的方法，便由「落花」變成爲專門討錢的「蓮花落」了。

至「落花」的起源，則由於唱導。唱導本有「導文」的，但文辭太綺靡，則民衆不能了解。故釋慧皎說：

若爲君王長者，則須象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

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高僧傳十五論）
道宣說關河晉魏的頌讚道

「……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續傳四
十論）

這都是說唱導頌讚有通俗的一派。不用文字而出口成章的，則善權傳中說，隋煬帝時，獻后崩，宮內設齋場，善權與位身「分香禮導，

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
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
，言無再述。或三言爲句，

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
亦爾。「這種「絕文墨，存
心計，言無再述」的辦法，

正是「落花」的前身，「蓮
花落」的遠祖呵！
★ ★ ★ ★



寂寞

•••
琵琶女士



這本是一封長信

，經我增刪過，才成這一篇
小說體的文字。可惜我沒有
高明的手腕，失卻原文許多
好的地方。原本文本是非常婉

轉動人的。這點，我希望寫
這封信的女士原諒我的冒昧
。然而我敢說，看了這篇東
西，一定有同樣感覺的女士
們，會與寫這封信的女士抱
同情。末了，發表的名字是

我替伊假造的，因爲伊不願
用真名字。 胡燭紅
不會結婚的少女們，也許
會幻想着結過婚的快樂和甜
蜜。
但是，現在我卻感到寂寞

婦 女 之 樂 園

。這寂寞，我說不出來。有的時候，我坐到窗前去，望着青的天，白的雲，紅的花，綠的草，這寂寞就會湧入我的心裏。其實我的過去，並沒有什麼回憶可以值得繫念的。我不像我的朋友們，在少女時代，總有一箇或兩箇初戀的情人。我很驕傲，對得起他，我沒有！我也不像伊們，做姑娘的時候喜歡交際，喜歡跳舞，到了做婦人還是喜歡那些事情。這箇我有點慚愧，我不喜歡。老實說，我以為那不是十分有

理由的。現在，我們雖是結過婚一年多，他還是那樣熱烈的愛我。過的日子，我想，比少女們所幻想的，還要甜蜜，還要快樂。他年青而且漂亮，有學問又有職業，很溫柔也很剛毅。這樣的丈夫，至少，我是非常滿意的。早上要吻我八九次才出去，晚上回來，總要抱着我，在我週身上撫摸，親吻，：我雖是有點厭倦這樣的動作，（在沒有結婚以前，做姑娘的時候，我是渴望一箇男子能夠這樣做。）然而我

不忍拒絕他，因為他是真的愛我，我也是真的愛他。愛的表現，不就是這些事情？就是這樣，過去沒有什麼繫念，現在又很滿意，我還是，在有的時候，感到寂寞。我的心，現在的心，像在飛，飛在半空中飄蕩。有人說：『結婚後的心是有了歸宿地的。』我就懷疑，這句話應該是對的。可是我結婚，我的心反飄飛起來；而且有時候感到寂寞，是我沒有結婚以前不曾有過的。

今天，今天似乎更寂寞些

我立在窗前，望着他的背影轉入街角去，我才回身坐在椅子上結絨衫，這是替小孩兒結的。我還沒有小孩兒，但是據醫生告訴我，說我已經有四箇多月的孕了。我憂愁，我也歡喜，女人是應該做母親的。做母親就得替小孩兒預備，小孩兒出世才會舒服。

走廊上的燕窠裏，只是呢喃的噉噉看。我放下絨線，到走廊上看看。原來有隻黑雀子佔居在燕窠裏，那兩隻

燕子就在外面飛來飛去的叫。我用竹竿把那黑雀子趕走，望着那兩隻燕子入了窠，我還站了半天，才進房裏。卻再沒有心結絨衫，坐到琴椅上去彈鋼琴，彈我最愛唱的「玫瑰色的脣」，「和最後的一朵玫瑰」。

回頭看鐘，才十一點多，我又覺得無味起來。這也是很奇怪的事。記得在學堂裏，只是想做音樂家。時常丟了課不上，到琴室裏去彈琴唱歌。我還怕結婚會阻礙我的志向，他卻並沒有反對，

而且鼓勵我。不知甚麼緣故，現在一天空閒到晚，正好用功，可是我再也沒有那種耐煩的興趣了。情願呆坐着幻想，其實也不會想些什麼。這裏，那裏，雜亂得很。

快吃中飯了，我忽然想起要自己去燒點小菜來吃。

「奶奶，會弄髒你的衣服。」徐媽笑了。

我取下壁上的白布圍裙，繫在身上。弄好小菜，徐媽便來端。

「奶奶真能幹！」

我有點不好意思接受伊這

恭維，同時我也有點傲然。

吃過飯，端起一杯茶，默然的在窗前站了好久。心裏想他在公事房總也吃過飯了？在和同事們說笑？在念着我？直到徐媽收拾好碗筷，來把我手中茶杯接過去，我才轉身在椅子上坐下。我望了望這房內，我又很自負，我就是這房子的主人。我又覺得空虛，這大的房子，卻只有我一箇人。

到他書房去，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大姊姊，一封給母親。裏面要緊的話，是告訴

伊們，我快有小孩兒了。本

來還想給朋友們寫幾封信，我卻不大起勁。放下筆，轉到臥房裏，就躺在牀上。兩眼望着天花板，不是在想什麼，不是在看什麼，只是茫然。過一會，就睡着了。

醒過來，覺得有人抱着我親吻。知道他回來了。

「吃了飯就睡，不好會得病！」

「沒有事做，真無聊！」

我倚在他的手臂中，幾乎流淚。

「爲什麼？你儘可彈琴，

看書，……」他又吻着我。

「說不出，我真有些寂寞！我真的流下淚來。」

「親愛的！小寶寶快出世了，你就永遠不會寂寞了。」

「他更抱緊了我。」

徐媽進來

點好燈，又出去了。

「我勸你還是出去散散心

，看看影戲，會會朋友，不然，會悶出病來。」他的手

摸到我胸口來了。

我不會答應他，我現在，已是在希望着小寶寶出世，

因爲可以減去我的寂寞。

位地通普	裏封與頁底	位地	廣告價目
元五十	元十	面全	
元五十		面半	
面	另行	刷須	別印
他特	及其	印以	紙色
用彩	年或	登全	目如
期價	係每	以上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一號出版

紫羅蘭 第四卷第七號

編輯者 周瘦鵑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百十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北平 遼寧 漢口 長沙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廣州 梧州 汕頭

大零洋售三每角册	費郵		目價	數册	期時	定報價目
	外國	內國				
	四分	一元一角六	元六	册四廿	年全	
	七分	三角三	元三	册二十	年半	



用無敵牌牙膏擦牙

有愛人接吻

又香又甜蜜

方瓶三角

小瓶一角六分

家庭工業社出品